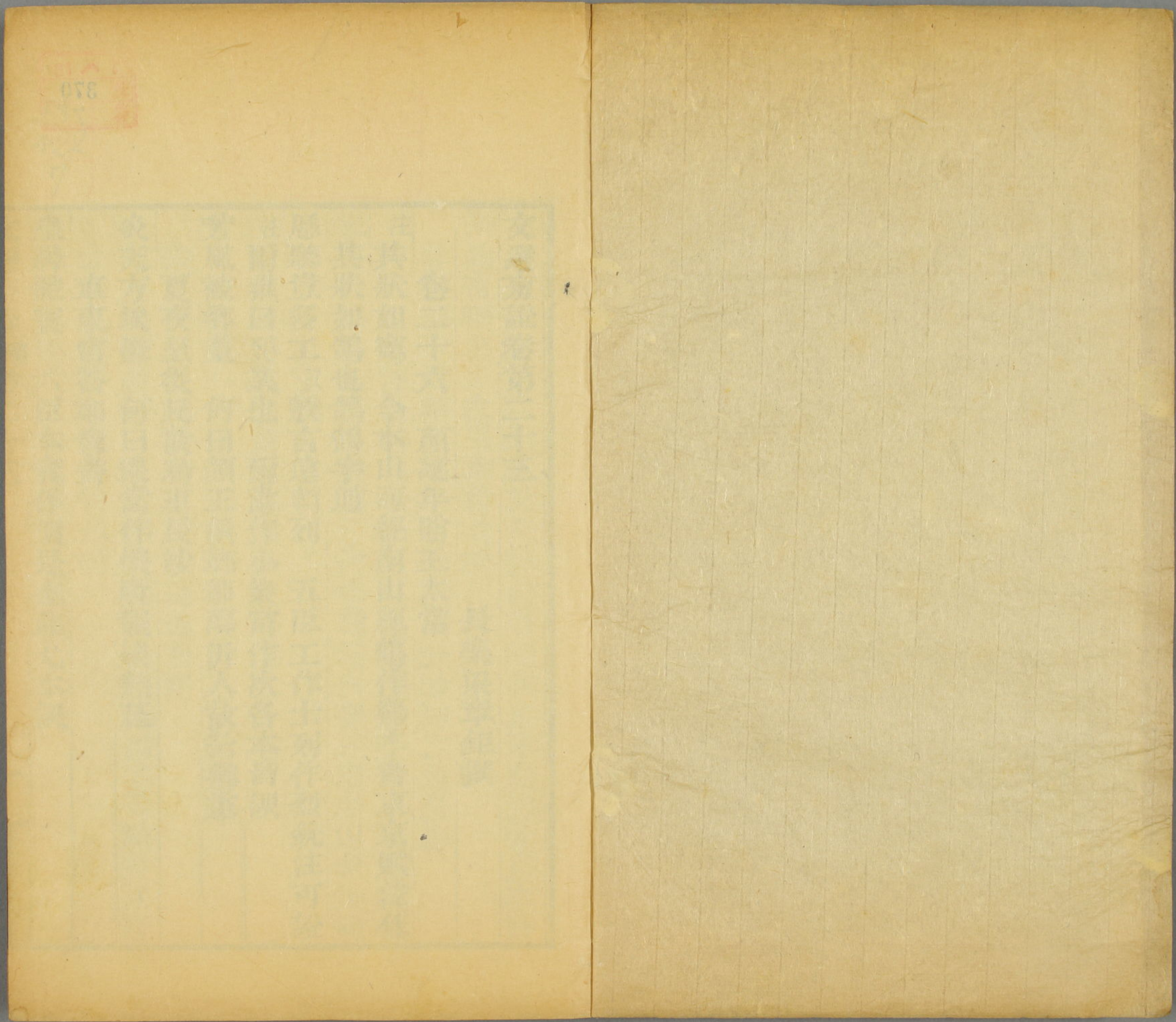


文選兩譜

16
370
7





門八16
370
卷7

文選笺證卷第二十三

長樂梁章鉅撰

卷二十六 顏延年贈王太常

注其狀如鶴今本山海經南山經鶴作鷄本書東京賦注作

其狀如鵠也鵠鶴字通

歷聽豈多工又敷言遠朝列 五臣工作士列作烈銑注可證

注爾雅曰列業也爾當作小業當作次各本皆誤

芳風被鄉耄何曰顏王俱瑯琊臨沂人故云鄉耄

炎天方埃鬱何曰埃當作煥廣韻煥熱甚

直東宮答鄭尚書

皇居體寰六臣本寰作環是也此尤本誤

皇居體寰

東京書
學校圖書

利
422
7

脚颺清防密良注清防謂屏風也

注企佇誰與言段校佇改仰

注求善價而沽諸日本書逸民傳論注引論語亦作價後漢書

張衡傳注崔駰傳注及玉篇引並作價

注言樹絲與桐古今註云桐可言樹絲亦可言樹乎

注何異絲桐之間哉陳校異改與各本皆誤

和謝監靈運

雖慙丹腹施未謂元素睽古今註云丹腹五臣注以為榮祿

善注以為君恩皆非丹腹所以為國家之光華也顏意謂雖

非文章可以華國亦未至始素終元如絲之改色也

惜無爵雉化 六臣本爵作雀

興玩究辭樓 六臣本校云玩善作賦非也李注玩愛也本有

注明文尤本誤作賦樓五臣作悽濟注切也如作棲韻復

注說文曰興悅也胡公攷異曰說文嫺悅也在女部此當引

作嫺而注嫺與興同

王僧達答顏延年

注為始興王行府參軍何校府改軍尤本不誤

注侵謂之侵胡公攷異曰上侵字當作故各本皆誤

誦以承周旋 五臣承作詠銑注可證

謝元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呂法曹 向注呂僧珍齊王法曹也

注魏武帝善哉行陳校善哉改短歌是也各本皆誤

見就玉山岑 六臣本玉作此毛本見就作就見誤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注 浮蟻在上洗洗然 洗洗當作泛泛各本皆誤

注 可以勝殘去殺矣 今論語句首有亦字漢書刑法志後漢

書郎顛傳注舊唐書盧懷慎傳引並無亦字

撫机令自唾 五臣机作枕良注可證按宋本謝宣城集亦作

枕然李注引陸機赴洛詩撫机為釋本書赴洛道中詩此句

机作几蓋几机同也似五臣不可從

注 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 本書古詩十九首注

引同此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下都 劉氏履曰下都疑當作還都按銑注朧為隨王文學帝

徵朧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

西府 張氏雲璈曰六朝事迹宮殿門云東府宰相之所居也

西州諸王之所宅也西府疑即因西州而名又南史宋諸子

傳始興王濬在西州府則所謂西府者正指西州之府也時

子隆雖在荊州非西州之地蓋以為諸王之通稱耳

引顧見京室 六臣本顧作頌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 銑注鼎門丹陽郡門也荊州有楚

昭王冢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荊州

注 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邱也 六臣本無西接二字陳校去

曰字是也各本皆衍

風雲有鳥路 五臣雲作煙濟注可證宋本謝集亦作煙

酬王晉安

注 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畢氏沆

曰寰宇記謂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

晉安郡今考沈志及晉地理志皆云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則樂史蓋誤按即今之泉州也六字是李注舊唐書地理志貞觀初置泉州是也

拂霧朝青閣 毛本青誤作清

注說文曰盱日晚也 今說文無日字繫傳有之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

注後至行軍參軍 又選太子太傅功曹掾 何校後上添遷字

去至字行軍二字乙轉選改遷皆是也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 注王孫謂太傅王晏也 何曰帝子

王孫皆指竟陵王也下文黜銅龍乃言遷官平津孟嘗始指

王晏注非是

寂蔑終始斯 五臣始作如銑注可證是也此恐傳寫誤

庶子及家臣 何校臣改丞陳同是也五臣作臣良注謂貯為

邵陵王常侍也

注尚書曰峻民用康 今尚書康作章本書陸士衡長安有俠

邪行注引作俊民用康疑皆有誤惟雜體陸平原詩注引俊

民用章與今本同

華屋富徐陳 六臣本富作當

平旦上林苑 六臣本校云五臣旦作明詳注疑李亦當作明

注致足樂之 何校之改也陳同各本皆誤

相如慝温麗 注西京雜記曰 何曰西京雜記梁時書不當引

以注齊詩豈謂温麗無他攷耶按前張茂先答何劭詩發篇

雖温麗注引漢書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温雅是也

范彥龍贈張徐州稷

張徐州稷 六臣本稷作謾

注投來修岸垂 陳校來改未各本皆誤

注疵痛也 陳校痛改病各本皆誤

懷情徒草草 五臣草草作悵悵良注可證

注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陳校去荊州二字是也謂即鍾離

之徐州而加北字耳各本皆衍

古意贈王中書

沂水富英奇 五臣沂作淮良注可證

注漢紀曰秦遷於瑯琊之皋虞 胡公攷異曰曰當作由以十

一字為句王文憲集序其先自秦至宋注引瑯琊王氏錄云

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云云即所云由秦遷也

漢紀漢世也集序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注引漢書王吉

瑯琊人即所云漢遷瑯琊也瑯琊王氏錄者何法盛晉書中

之篇目此注所引晉書未稱何家疑亦琅琊王氏錄文與集

序注所引本相承接各本皆誤讀者鮮察特訂正之

竹花何莫莫 齊民要術晉起居注惠帝二年巴西郡竹生紫

色花結實如麥皮青中米白味甜西陽雜俎竹花曰獲一日

覆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

生方至

注坻岸也坻或為湄 姜氏皋曰坻與湄古無通者說文坻小

渚也詩曰宛在水中坻从土坻聲久坻或从水从久渚坻或

从水从耆集韻亦云坻或作渚疑湄是渚字傳寫之譌

潘安仁河陽縣作

再升上宰朝翰注自以病不才為上宰府掾再謂楊駿賈充俱辟為掾

違陪厠王寮六臣本校云違善作連非也良注違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胡公攷異曰違去也去陪臣而厠王寮也

令名患不劭學林云前漢成帝紀先帝劭農蘇林注云劭音翹精異之意也五臣注云劭平協韻是將讀為韶矣蓋未嘗知有翹音也

注浩蕩或為濟蕩音西此不可解必有訛衍

頰如槁石火五臣頰作欬槁作敲良注可證

注鑿石見火能幾時毛本鑿石作昨日誤也

注說文曰瞥見也今說文瞥財見也按本書思元賦舊注瞥裁見也裁財古字通用說文語也

注人無得而稱焉尤本得作德皇侃義疏本作得本書求立大宰碑表及運命論注俱引作得惟西征賦注引作德

害盈由矜驕尤本由誤作猶

注毛萇詩曰六臣本無詩字是也段校詩下添傳字

歸雁映蘭時六臣本時作詩是也陳曰時當作詩見前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又此注大渚曰泚下疑脫詩與泚同四字亦

見前注胡公攷異曰集韻六止云泚詩或從寺又云詩澣或從時然則必潘詩異本有作澣者或用澣改詩遂誤為時耳

注故善引韓詩及薛君章句以注詩不知者誤改之也

注自今掾吏陳校吏改史下同各本皆誤

但恐忝所荷余曰國語補音負荷之荷亦音何

在懷縣作

懷縣 翰注岳自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劉氏履曰輿地

廣記懷州武陟本漢懷縣即禹貢覃懷地

初伏啓新節 何曰初學記引初伏作初秋按以上下文及注

引四民月令觀之作伏者是也

隆暑方赫義 五臣義作曦銑注可證

注 崔寔四民月令 段校民政時未知何據隋書志作四八月

令者當是避唐諱

注 毛詩曰迄至也 六臣本詩作萋是也

春秋代遷逝 六臣本此下四句提行起連第二首為一章

注 植根生之屬也 陳校植下添物字各本皆脫

卷然顧輦洛 六臣本卷作眷是也陳曰據注亦作眷為是

恪居處職司 張氏雲璈曰據此則司字用仄不自白香山始

矣漢書敘傳困於二司顏注司合韻音先寺反

注 公鉏曰敬恭朝夕 曰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陳校改然之二

字亦非李注多節引耳

潘正叔迎大駕

注 而帷蓋即同也 尤本蓋上脫帷字

道逢深識士 劉氏履曰尼當惠帝昏庸諸王構隙至於劫遷

車駕國步艱危故託為路人相勸之詞以寫退休之志

注 假為深識之言也 此七字毛本誤綴上聯注末

注 蘇武曰 陳校武改秦各本皆誤

陸士衡赴洛詩

寂寞聲必沈 六臣本漠作寔

感物戀堂室 良注堂謂母室謂妻

注 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 何曰李長吉臺城應教秋衾夢

銅輦本此案晉書志云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故名其上

形制事事如輦又云皇太子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

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也由是觀

之輦即為車似非車飾

慷慨遺安愈 六臣本愈作念按愈當作念注引東京賦可證

作念者即念字形近而訛也

永歎廢餐食 六臣本餐作寢

注 張叔與任彥堅書曰 陳曰叔當作升升字彥真見范史文

苑傳是也各本皆誤

赴洛道中作

注 維進退準繩 六臣本毛本作進退惟準繩是也

遠遊越山川 毛本誤連上首不提行

頓轡倚嵩巖 五臣嵩作高濟注可證

撫几不能寐 六臣本几作枕

注 新序曰老古 毛本序誤作賦段校老古改古老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輕劍拂鞞厲 朱氏珣曰注引禮記男鞞革及都人士詩傳箋

以證固為有本但鞞厲連文實用左氏桓二年傳鞞厲游纓

語而李未之及

注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趙氏曦明曰按本集此題著始作二

字則在為建武參軍之前矣下篇從都還詩著庚子歲則此

為隆安三年已亥矣鎮軍雖莫考為何人然此年劉裕方參
劉牢之軍事至元興二年始行鎮軍將軍事題注非也

時來苟宜會 劉氏履曰不求自至謂之冥會作宜非

眇眇孤舟逝 六臣本校云逝善作遊非也但傳寫誤

登降千里餘 六臣本降作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塗口 何云塗口一作塗中塗當為涂即滁字也

注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何

日當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按吳氏師道禮部詩話云陶

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

時所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

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歸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

帝元熙二年也甯容未禪宋前二十載輒題甲子以自取異

哉蓋偶記一時之事非有意也又宋濂集跋淵明像云詩中

甲子始庚子終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初不聞題隆

安義熙之號至其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

山河改必宋受禪之後乃反不書甲子今按陶集中祭程氏

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則云歲在辛亥自祭文則

云歲在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

偶記者得之王氏士正云傳占衡作陶詩甲子辨以入宋以

後惟書甲子之說起於沈約宋書而李延壽南史五臣文選

注皆因之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

遙遙至西荆 注西荆州也 五臣西作南向注可證注中荆字

當重各本皆脫

叩棟新秋月 六臣本新秋月作親月船

注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 今說文晶顯也从三白讀若皎

不為好爵榮 何校榮改榮胡公攷異曰以義求之似當是營

應劭注漢書敘傳不營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引易不可營以

祿虞翻本正如此今本漢書引易作榮又隸釋婁壽碑不可

營以祿新刻亦改榮是後人多知榮少知營故耳

注吾與爾糜之 今易糜作靡釋文云本又作糜

注衡門茅茨也 上應添衡茅二字

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之郡 劉氏履曰此詩雖以之郡而作大概為與廬陵分異而

寓其感恩懷舊之情史言徐羨之奏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

政出之今此詩畧無怨恨非毀之意譖者之言未必皆實

注零露團兮 今毛詩團作溥本書京路夜發注又雜體古離

別注引皆同又陸士衡樂府詩曰零露團兮然則作團者或

三家詩或本有團溥古字通而失其注也

注上若弗信 又希買切 段校上改王希改布

注何不能攄以為大罇而浮乎 又一瓠落大貌 六臣本無能

字一字是也毛本而誤作常

永絕賞心悟 毛本永作未誤也靈運酬惠連詩永絕賞心望

可證六臣本悟作晤

過始甯墅

始甯墅 劉氏履曰按會稽志東山西一里始甯園乃靈運別

墅一曰西莊此詩因之永嘉過此而作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六臣本校云五臣無此二句

注初與郡守為竹使符 尤本脫竹字

富春渚

始果遠遊諾 五臣作翻始果遠諾濟注可證

注則盡諾以報之 陳校盡改畫各本皆誤

七里瀨

注甘州記曰 胡公攷異曰甘疑當作十後新安江水詩注所

引其文似相接也餘引此書多譌州為洲皆不知者改之

既乘上皇心 六臣本心作情

注末世鎖才兮 陳校鎖改瑣各本皆誤

異世可同調 元槩本毛本世均作代

登江中孤嶼

孤嶼 太平寰宇記九十九孤嶼在温州南四里永嘉江中渚

長三百丈濶七十步嶼有二峯

懷雜道轉迴 五臣雜作新良注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義似

作新為長也

亂流趨正絕 六臣本校云正絕五臣作孤嶼按爾雅正絕流

曰亂郭注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尋義作趨孤嶼為長下句

重上字古詩常有疑注引爾雅但釋詩亂字而後人沿注故

改重文耳

注真仙人變形也 今說文真僊人變形而登天也

初去郡

廬園當栖巖 注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栖 金氏牲曰絕交

章書云許由之巖栖此作子房因下句子房之佐漢而誤彼注

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則此注亦不當以嵇語為

祖案金氏後說非也李注彼此互見甚多不可駁也

薄遊似邴生 與上達生韻複而義異

促裝返柴荆 五臣促作倣良注始也

注不悞牽朱絲 何校悞改悟陳同

注陸機越洛詩曰 越當作赴各本皆誤

止監流歸停 何校止監作監止

獲我擊壤聲 五臣聲作情翰注可證

初發石首城

石首 兼明書引作石頭

注是曰京師 陳曰師當作畿因詩有出宿薄京畿句故既引

伏記復云爾也各本皆誤

雖抱中孚爻 兼明書云此指九二爻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

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靈運常

抱此道尚為孟顛誣奏故下云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為九

五爻何義也

晨裝搏會颺 六臣本校云會善作魯非也作魯但傳寫誤

注又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征颺已見上文 又曰二字征字

並衍

茗茗萬里帆 五臣茗茗作迢迢向注迢迢遠也

息必廬霍期 劉氏履曰霍山非一處此指廣東循川之臨川

縣者

游湘歷九嶷 五臣嶷作疑翰注可證

道路憶山中

追尋棲息時 毛本尋作情

注縱恣而傲誕 上當有縱誕二字各本皆脫

注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 毛本取誤以段校也改耶

懷故叵新歡 六臣本懷故作故懷

入彭蠡湖口

入彭蠡湖口 六臣本口下有作字

注廣雅曰 何校此三字移入下狄雖也上據長楊賦注也

攀崖照石鏡 水經廬江水注云廬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

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散則延暉入石豪細

必察故各石鏡焉

牽葉入松門 太平寰宇記一百六松門山在南昌縣北水路

二百十五里山多松北臨大江山有石鏡光明照人

露物委珍怪 六臣本露作靈按作靈是也靈物與異人為偶

句作露但傳寫誤

水碧綴流温 六臣本綴作輟是也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注祿里弟子 段校里下添先生二字六臣本尤本祿字皆同

惟毛本作用今考作祿者李所引靈運山居原文也作用者

五臣翰注也毛本既以五臣改李又用俗字甚誤郭忠恕佩

觿辨證有一條甚詳其云是以魏子及孔父秘記荀氏漢紀

者作祿之證也按資暇錄云作角之證也若用字則唐宋所

無後人往往以改古書詳見江淹雜體詩注

銅陵映碧潤 六臣本潤作澗是也作潤但傳寫誤

注桓子新論曰 陳曰此下應添天下有神人五二曰隱淪十

字見江賦注

險逕無測度注爾雅曰山絕險逕當作陁注險亦當作陁此

釋山文郭注連山中斷絕也各本皆誤

注遊將升雲烟陳校遊改逝各本皆誤

注仰羽人於丹邱陳校仰改仍各本皆誤

恒充俄頃用恒當作常注引司馬彪莊子注可證

卷二十七 顏延年北使洛

注中軍行參軍 尤本行下衍軍字

首路踣險難 六臣本難作艱

注蔡邕陳寔命碑曰 陳校去命字各本皆衍

伊穀絕津濟 五臣穀作澁向注可證

注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 文館詞林載

曹植毀鄆城故殿令曰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

飛雪瞽窮天 六臣本雪作雲

注韓詩曰周道威遲 胡公攷異曰游天台山賦琴賦金谷集

詩皆引韓詩作威夷是遲當作夷秋胡詩行路正威遲善兩

引毛韓而云其義同此與秋胡俱顏作正文遲字無疑恐善

既引韓而其下別有遲夷同字之注今失去也

注居世亦然之 陳曰亦然之當作何獨然見魏志曹植傳注

還至梁城作

注振策陟崇邱 六臣本毛本策誤作徒

注說文曰扃門之關也 今說文扃外閉之關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注 說文曰延長也 今說文延行也

注 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 夢溪筆
談云舊尚書雲夢土作乂唐太宗時得古本作雲土夢作乂
詔改從古本王氏鳴盛曰按史記漢書並作雲夢土釋孔傳
亦作雲夢土疑魏晉時改唐太宗時所得始馬鄭本也又曰
傳以雲夢為一非也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
入于雲中遂奔郢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是則雲在江北明矣
昭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又
曰經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為澤下逮殷周時代變易陵谷遷
改漫為澤藪故周禮職方爾雅釋地遂合稱之
注 囿於有切 六臣本有作目按廣韻一屋囿于六切又于救
切是本有去入兩音也

清氛霽岳陽 注 說文曰霧亦氛字也 六臣本氛作霧按注中

引說文各本不同當以此上霧下氛為是

注 河上有楓 何校去河字陳同各本皆衍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注 都謂都揚州也 姜氏皋曰宋書揚州魏晉治壽春晉平吳

治建業太平寰宇記元帝渡江揚州常治建業不移景定建

康志亦論六朝揚州恒治建業後始為廣陵一郡之名

注 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 水經江水注云

江水右得樊口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與羣臣泛舟江津權

欲西取蘆洲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又云武昌記

曰樊口南有大姥廟是蘆洲樊口均在武昌矣注先引宣城

圖經之南陵則相去甚遠且子胥渡江越絕書作蘆碕並非

蘆洲故注又辨之云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

注 一日不見如三秋 今詩秋字下有兮字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既懽懷祿情 林先生曰南史謝朓本傳未載守宣城一節惟齊書有之觀昭明所選郡內高齋在郡臥病及出新林浦游敬亭諸篇皆宣城作齊梁代近必無差訛

注 起於蒼州 陳校蒼改滄各本皆誤

注 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陳曰此十三字乃下賞心於此遇注誤入於此

敬亭山詩

注 賈誼早雲賦 早當作早各本皆誤陸士衡從軍行注引正作早此賦見古文苑

靈異俱然棲 五臣俱作居翰注安也

注 陸機歌曰 何校歌改歎陳同各本皆誤

多雨亦淒淒 六臣本多作夕

注 說文曰組綬也 今說文組綬屬本書七啓注亦引作綬屬

注 睽乖也 今易序卦傳睽者乖也

注 王粲從軍行詩曰 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 休沐重還道中

注 漢書曰蘇林曰 段校上曰字改注字

注 休謂退之名也 陳校謂改謁去退字是也此卽高紀注

注 濮陽令 陳校濮上添去字令下添歸字

注 嵇康秀才詩曰 又陸機曰日出東南隅 陳校秀上添贈字

機下曰字移在隅字下

恩甚戀重闈 五臣重作闈向注可證

注退將復修吾初 何校初下添服字陳同各本皆脫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三山 元和郡縣志二十五三山在上元縣西南五十里太平

寰宇記九十三山周回四里輿地志云其山積石濱於大江

有三峯南北接故曰三山謝元暉晚登三山即此

澄江淨如練 六臣本淨作靜謝茂秦謂澄淨二字意重改之

非也嚴氏有翼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志謂宣城去江

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予按此是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之作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五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

州治所作

注何為久淫滯 淫滯當作滯淫各本皆倒

誰能續不變 五臣續作鬢向注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

注戒車三百兩 六臣本戒作戎是也

注班固燕山銘曰 燕下當有然字各本皆脫

注心怵惕而震蕩 毛本怵惕誤作休暢

江文通望荆山

悲風繞重林 六臣本繞作繞

雲霞肅川漲 姜氏臯曰漲無注于氏集評以為叶平聲按廣

韻十陽漲涉良切大水貌四十一漾漲知亮切大水是義同

而平去兩收也非叶韻

注淚下霑衣裳 胡公攷異曰衣裳當作裳衣後燕歌行注引

亦然善注之例但取義同無嫌語倒也

再使豔歌傷 五臣再作載銑注可證尤本作更誤

邱希範旦發魚浦潭

魚浦潭 六臣本魚作漁

邱希範 向注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詩按梁書南史皆云遲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非新安也向注誤

注山正曰障 六臣本正上有上字是也此引釋山文胡公攷異曰彼無山字善添之如前卷引水正絕流曰亂水字亦添尤本蓋校改刪山而誤去上字耳姜氏臯曰爾雅釋山作上正章不作障亦無曰字其釋邱文亦曰上正章邱也然兩節章字釋文無音邢疏章亦平也邵氏晉涵以漢志江夏郡竟陵縣之章山隋志齊郡之章邱釋之似不作去聲讀

注說文曰島海中有山 又說文曰傍附也 今說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又傍近也

臥治今可尙 六臣本今誤作令校云善作令非也

沈休文早發定山

定山 水經漸江水注云錢唐縣有定包諸山

晚洑見奇山 又置嶺白雲間 按山間二字押入先韻與後人之言通韻者異

出浦水淺淺 注音牋 六臣本淺淺作濺濺尤本牋誤作淺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新安江 水經漸江水注云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不掩鱗故名新定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名按晉地理志遂安縣屬新安郡

注十洲記曰胡公攷異曰洲當作州各本皆誤

清濟涸無津何曰續漢書郡國志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

時大旱遂枯絕

甯假濯衣巾六臣本校云衣巾善作布衣誤也何曰文苑英

華假作可古今事文類聚前十六亦作可

注蹶滓謂去京師蹶塵之地何曰隔蹶滓蓋言此生辱在泥

塗也無斥京師為蹶滓之意舊注非

注可以濯我纓當作既有此內美此因下節而誤

願以潺湲水五臣水作沫良注可證

注雜子曰陳校子改字前卷七里瀨注引可證即周成雜字

也各本皆誤

王仲宣從軍詩

注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自南

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王氏昶曰曹操於

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方以公進爵為王第一首稱相公良是

第三首不應即稱聖君也且三國志獻帝二十年七月操軍

入南鄭十二月自南鄭還而第五首云朝入譙郡界攷漢書

譙在沛郡後漢書同竊謂操本以征張魯至陽平魯破回至

南鄭去譙絕遠惟操於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征孫權至譙二

十二年正月軍居巢三月引軍還仲宣以兩次從征征西一

首征吳四首裴松之專取第一首註於獻帝二十年之下是

也觀第一首中西征邊地及歌舞八鄰云云實已意盡語竭

而第二首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自屬別起之勢昭明取

兩次之詩並於一題善注因之則裴注不誤而善注誤耳且

後詩中又有桓桓東南征討彼東南夷之語其為征權而非
征魯之作更無可疑今按第二首李注明引魏志云云以別
下四篇為征吳之作王說是也

但問所從誰 尤本問誤作聞

相公征關右 顧氏炎武曰相公二字始此

注陸賈新論曰 論當作語各本皆誤

軍中多飢餓 注說文曰饒飽也 尤本中誤作人毛本注飽作

餘疑作餘者涉向注饒餘而誤張氏雲璈曰魏志裴注引魏

書云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

莫不忘其勞詩蓋指此

注魏郡有鄴城縣 城字不當有此所引地理志文

注所願志從之 今家語志作必無之字

盡日處大朝 六臣本盡作晝案三國志裴注所引無此下十

二句

注異於是矣 六臣本異上有人字

注使子餘相 尤本脫相字

良苗實已揮 六臣本此下多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二句

是也此傳寫脫下節注言仲宣欲勵節而求仕當即指此

不能效沮溺 何曰建安十二年操殺中尉崔炎斥尙書僕射

毛价當時必有以高蹈免禍者故粲云爾今案此說非也建

安十二年距作詩甚遠恐不相涉

司典告詳刑 注尙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 詳祥古字通

鄭注周禮三引度作刑皆作度作詳刑後漢書劉愷傳注引

呂刑鄭注曰詳審察之也

誰能無戀情 六臣本戀作此

注 眷眷懷歸 胡公攷異曰歸當作顧前屢引可證

注 人誰獲常甯 毛本人誰誤作誰人五臣常作恒濟注可證

注 毛萇詩序曰 陳校去萇字各本皆衍

從軍征遐路 此另起一章毛本誤連上首

注 征夫心多懷 又豈得念所私 六臣本多作兩得作能

注 勑併舟也 段校勑改方

勑躬申堅內 良注中堅卒伍之名按中堅猶左氏宣十二年

傳之中權也晉書張重華傳謝艾為中堅將軍

許歷為完士 余曰史記索隱江邃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

是完士未免從軍也何曰許歷請以軍事諫完當作軍善以

為全具張銑又改為凡士皆非

一言獨敗秦 六臣本獨作猶

注 有後令邯鄲 何校有改晉陳同各本皆誤

誠媿伐檀人 與上千萬人韻複

注 搗朽摩鈍鈇刀 陳曰答賓戲搗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鈍

字絕句鉛刀屬下讀此恐脫四字

注 孟子曰齊有地矣 當作而齊有其地矣

女士滿莊馗 六臣本女士作士女五臣馗作馗注同並非姜

氏臯曰六書故云爾雅九達謂之達亦借作馗廣韻渠鳩切

音求也吳棫韻補據韓詩逵作馗音渠尤反以與仇叶黃公

紹吳才老陳第皆讀作求並以此詩為證

自非聖賢國 六臣本聖賢作賢聖

開元首正 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左氏襄七年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此郊祀之歌而云開元首正下又云有事上春當即祈穀之禮

薦饗王衷 宋書及六臣本薦饗作以薦

注天子有事於郊 郊當作文武二字此左氏僖九年傳文

注寤寐曰 陳校去寐字各本皆衍

注陟配在京 陳校陟改王在改于是也此涉正文而誤

注沈淪而沈靜也 段校下沈字改作深

注齊桓公會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 胡公攷異曰公字不當有輪當作轂羽上當脫撰人姓名此非揚子雲作各本皆誤

樂府上

注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黃氏叔琳曰孝惠二

年夏侯寬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不始於武帝

樂府三首 六臣本題作四首而下有四詩第二首為君子行

李所無也毛本用五臣添君子行於卷尾非

古辭注 五言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 五言二字當移於下三

首每題之下詩當作辭案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也

飲馬長城窟行

注 酈善長水經曰 經下當有注字

注 古詩飲馬長城窟行 玉臺新詠題為蔡邕作

青青河邊草 又展轉不可見 六臣本邊作畔可作相玉臺新

詠亦作相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紀文達公曰枯桑似不知天風海

水似不知天寒然葉雖不落而未嘗不為風搖水雖不冰而未嘗不受寒侵以比已之甘苦自知熒熒無告入門二句則言同事之各為身謀不相顧也李注近是

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楊氏慎丹鉛餘錄云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據此詩知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習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顧氏元慶夷白齋詩話云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書上竟何如 六臣本上作中是也玉臺新詠亦作中

傷歌行

傷歌行 古樂苑云傷歌行側調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年命

道盡絕離知友傷而作歌也

昭昭素月明 六臣本月明作明月是也本書前月賦注後何

敬祖雜詩注並引作明月可證

注抑於家 抑下當有鬱字此所引漢書谷永傳文

長歌行

長歌行 古今樂錄引王僧虔伎錄平調七曲一曰長歌行梅氏鼎祚曰長歌行樂府解題云古辭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

注魏武帝燕歌行曰 陳校武改文各本皆誤

朝露行日晞 六臣本行作待

焜黃華藥衰 六臣本藥作葉是也下篇注引正作葉

老大乃傷悲 六臣本乃作徒

班婕妤怨歌行

怨歌行 玉臺新詠作怨詩有序云昔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

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並為怨詩一首乃郭茂倩樂府題

為顏延年作滄浪詩話已論之

皎潔如霜雪 又裁為合歡扇 又涼風奪炎熱 六臣本皎作鮮

為作成風作颺玉臺新詠皎亦作鮮

魏武帝短歌行

短歌行 六臣本題下有四言二字是也宋書樂志分為六解

以去日苦多為一解惟有杜康為二解沈吟至今為三解不

可斷絕為四解呦呦鹿鳴至鼓瑟吹笙四句在不可斷絕下

為五解山不厭高四句為六解

注遷南頓令 陳校南頓改頓邱是也各本皆誤胡公攷異曰

魏志武帝紀及裴注俱可證蓋東郡之頓邱也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宋書憂作愁何曰說文帚字注云古者

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又酒字注杜康作秫酒

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六臣本校云善無此二句非也

苦寒行

苦寒行 宋書樂志分為六解以車輪為之摧為一解虎豹夾

路啼為二解遠行多所懷為三解中道正裴回為四解人馬

同時饑為五解悠悠使我哀為六解

北上太行山 樂府解題云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備言冰雪

谿谷之苦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武帝辭而擬之也宋書

樂志分為六解每解首二句則複述之藝文類聚以此為魏

文帝作

羊腸坂詰屈 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何曰此詩

為征高幹時所作按魏志高幹以建安十年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明年公圍壺關三月拔之是也

注天地之間上有九山 呂氏春秋有始篇云天有九野地有

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此衍天地之間句又誤土為上

樹木何蕭瑟 又虎豹夾路啼 六臣本瑟作索宋書路作道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 宋書故作徑薄暮無作暝無所六

臣本作暮無所宿栖

擔囊行取薪 六臣本取作采

魏文帝燕歌行

燕歌行 六臣本此首在善哉行後樂府解題晉樂奏魏文帝

燕歌行秋風別日二篇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

所訴也宋書樂志分七解前二句一解末以三句為一解

羣燕辭歸鴈南翔 宋書鴈作鵠

念君客遊思斷腸 六臣本思斷作多思玉臺新詠宋書亦並

作多思

何為淹留寄它方 又短歌微吟不能長 又爾獨何辜限河梁

宋書何為作君何玉臺新詠亦作君何能作可辜作幸

注宋玉風賦曰 風當作諷各本皆誤

善哉行

善哉行 六臣本善作苦宋書樂志載文帝善哉行凡三章一

曰朝日樂相樂而初學記引第一解題云於講堂作也一日

朝遊高臺觀藝文類聚引作銅雀園詩也二皆五言其一即

此章四言四句為一解共六解

猴狻相追 宋書作猿猴相追

人生如寄 注寄者固也 宋書如作若陳校固下添歸字各本

皆脫林先生曰困學紀聞云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

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

生忽如寄本此周氏必大二老堂詩話云蘇文忠詩少重複

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始魏文

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猗覺寮雜

記乃引高僧傳及高齊劉善明語似未記此詩

歲月如馳 宋書如作其六臣本歲作日

湯湯川流 又隨波迴轉 六臣本川作中迴轉作轉薄宋書亦

作轉薄

曹子建箜篌引

箜篌引 宋書樂志空侯初名坎侯漢武令樂人侯暉依琴作

坎侯言其坎坎應節奏後言空音訛也又野田黃雀行注空

侯引亦用此曲六句一解共四解驚風飄白日二句與盛時

不可再二句倒古今注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

所作即公無渡河曲也余曰郭茂倩樂府箜篌謠言結交當

有終始與箜篌引異此篇不合麗玉本事當作箜篌謠

注吾能尊顯也 陳校也改之各本皆誤

注使秦箏 六臣本尤本使作挾是也

注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 今玉藻灑作洒斯字下有

禮已二字江氏永曰注疏讀斯字為句又以禮已三爵而油

油為一句文勢未安或可如王肅說言讀如字二爵而言謂

可以語也言斯禮謂語必以禮也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 宋書驚

風二句在盛時二句之下六臣本可再作再來宋書亦作再

來毛本此下脫百年忽我道生在華屋處十字

生在華屋處 六臣本在作存宋書亦作存按晉書謝安傳羊

曇引亦作存

知命亦何憂 六臣本宋書亦並作復

美女篇

美女篇 六臣本此係第三篇郭茂倩樂府美女篇喻君子有

美行也

采桑岐路間 六臣本間作西蓋音先協韻

注說文閑雅也 今說文閑作嫺漢書司馬相如傳雍容嫺雅

柔條紛冉冉 玉臺新詠柔作長

皓腕約金環 注環釧也 毛本環誤作錢注中釧誤作環

注南方草物狀曰 物當作木各本皆誤

注懷秀女 秀當作季洛神賦注引可證各本皆誤

容華耀朝日 又眾人何嗷嗷 又安知彼所觀 玉臺新詠耀作

暉何作徒觀作歎六臣本何亦作徒

注顏色盛也言美 胡公攷異曰也言二字不當有前神女賦

秋胡詩後日出東南隅行引皆不誤可證

白馬篇

白馬篇 六臣本此係第四篇樂府古題曹植白馬飾金羈鮑

照白馬駢角弓沈約白馬紫金鞍皆言邊塞征戰之狀樂府

詩集云見乘白馬而為此曲言人當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石發摧月支 又俯身散馬蹄 余曰典論尙書令荀彧言聞君

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
作月支也按此當合赭白馬賦注相證其義始明

注臣不若王子城也也當作父此引呂氏春秋勿躬篇文

名都篇

名都篇 六臣本此係第二篇

被服光且鮮 六臣本光作麗

鬪鷄東郊道 余曰鄴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築鬪鷄臺

馳馳未能半 六臣本毛本馳馳作馳騁胡公攷異曰馳行也

馳馳猶行行騁字非

長驅上南山 六臣本作驅上彼南山

我歸宴平樂 六臣本我歸作歸來

美酒斗十千 野客叢書云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論酒價十

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本曹子建樂府中語唐人多引之李白

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與沽一斗

酒恰用十千錢許渾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十千斗酒不

知貴陸龜蒙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皆是不獨白樂天之

共把十千沽一斗矣僕又謂漢酒價每斗一千攷典論云靈

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寒鼈炙熊蹯 五臣寒作炮良注可證案李匡又資暇錄指五

臣改字之非以此舉例則寒是炮非明矣又詳見七啓張氏

雲璈曰七啓寒芳苓之巢龜注謂今之脰寒也廣韻煮魚煎

肉曰脰本詩寒鼈當作是解

鳴儔嘯匹旅 五臣旅作侶濟注可證

石季倫王明君詞

王明君詞 郭茂倩樂府引古今樂錄云明君歌舞晉太康中
季倫所作謝希逸琴論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
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聞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
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七曲
以觸文帝諱改之 玉臺新詠改之作故改尤本作改焉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 六臣本昭
作明玉臺新詠帝下有詔字昭亦作明陸氏耀曰世傳昭君
都據西京雜記謂元帝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
少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貌美獨無所賂工人乃醜爲之圖
帝遂以妻匈奴是說也余嘗疑之漢元卽富過往時而未幸
之宮人安所得此多金以賂畫師宮廷跡閱誰能代爲過賄
輦金莫夜亦豈漫無呵禁其近誣不可信明矣自梁王叔英

妻劉氏詩曰丹青失舊儀玉匣成秋草由是陳後主則曰圖
形漢宮裡遙聘單于臺隋薛道衡則曰不蒙女史進更無畫
師情沿至唐人如崔國輔何時得見漢朝使爲妾傳書斬畫
師沈佺期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梁獻圖畫失天真容華
坐誤人郭元振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劉長卿自矜妖艷
色不顧丹青人李白生乏黃金買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杜
甫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白居易愁苦辛勤憔悴
甚如今却似畫圖時李商隱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
不爲人范靜妻沈氏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
百萬買蛾眉之類不可勝紀梁以前初無此說昭君之自言
曰離宮絕曠身體摧殘而已圖畫之事不著篇什漢書亦但
言單于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

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土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
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而琴操則謂帝宴單于悉召後宮問
欲以一女賜單于昭君盛飾而至越席請行既至匈奴以為
漢待之厚報漢以騶馬白璧珍寶之物圖畫之事不登記載
證以石季倫所作明君新歌而益信夫始之不以色進有班
姬辭輦之賢繼之不以難委有馮女當熊之勇至其去後宮
而赴絕域偶殊類而輯邊陲有翁主和戎木蘭從軍之義而
說者必援無稽之稗史為美談使昭君千古止為恃色逞嬌
吝財失寵之女流抑何不善成人之美也按王觀國學林新
編已有此說陸更暢言之耳

其造新曲 六臣本新下有之字 玉臺新詠作其造新之曲
一作新造按唐書樂志明妃漢曲也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

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然則新曲
指漢人所作而下文敘之於紙乃即所製之新歌也

注 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金氏牲曰應詔詩注
引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矣此不當又以曹詩為祖

轅馬悲且鳴 玉臺新詠悲且鳴作為悲鳴
泣淚濕朱纓 玉臺新詠濕作沾依注作沾為是六臣本朱作

珠劉氏履曰珠纓謂以珠飾纓按士昏禮主人稱脫婦之纓
禮記衿纓綦屨鄭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遂造匈奴城 玉臺新詠遂作乃
注 魏文帝苦哉行曰 陳校文改武哉改寒各本皆誤

加我闕氏名 注 蘇林曰闕氏音焉支 姜氏皋曰史記索隱云
闕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

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按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用為顏色匈奴名妻作關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是則魏晉時尙不音焉支又漢功臣表關支節侯馮解散關字史漢皆無音惟史記索隱云縣名屬安定攷漢地理志安定郡有烏氏縣郡國志作烏枝蓋闕可讀烏氏可讀支音相近也又史記趙世家秦韓相攻而圍闕與正義引括地志云今名烏蘇城可證烏為闕音之轉然則闕氏二字有三音矣

注為復系若躡單于 胡公攷異曰復下當有珠字系當作系

此所引匈奴列傳文躡作鞞蓋別體字

殺身良不易 玉臺新詠不作未

注吁嗟默言 陳校言改默是也各本皆誤

乘之以遐征 六臣本乘作弄 玉臺新詠及藝文類聚引亦

並作棄

注思寄身於鴻鸞 六臣本鸞作鸞是也

注高誘呂氏春秋曰 陳校秋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

今為糞上英 又甘與秋草并 玉臺新詠上作土與作為

君子行

君子行古詞 案此篇尤本所無元槩本毛本均載之注云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此者亦不知孰所注也按今本曹子建集有此篇

卷二十八 陸士衡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 水經洙水注云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論語比攷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

時往歲載陰與上惡木陰韻複

君子行

注伯奇往視袖中殺蜂又使者就袖中有死蜂 視當作就殺

當作掇就當作視

注藜羹不糝 胡公攷異曰六臣本糝作斟是也此引呂氏春

秋任數篇高誘有注可證謹按今本呂氏春秋慎人篇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則自作糝

注少頃間食熟 何校傾改選食改飯尤本選字不誤

注食絜故饋 陳校故改欲胡公攷異曰按今呂氏春秋作而

後二字或善引不同五臣良注作欲陳以之校善未必是

從軍行

飄飄窮四遐 六臣本下飄字作颿

深谷邈無底 六臣本作谿谷深無底

夏條集鮮藻 六臣本集作焦是也此但傳寫誤

朝食不免胄 六臣本食作餐

豫章行

汎舟清川渚 六臣本川誤作山

遙望高山陰 劉氏履曰陰韻重當作岑猛虎行云長嘯高山

岑案劉說非也重韻古人不忌

懿親將遠尋 毛本尋誤作情

注古上留田行日出是上獨西門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斷絕不

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摧獨貧 此三十六字六臣本并入

良注毛本以田廣兄弟分荆事注其下不知誰所改竄也

苦寒行

涼野多嶮難 六臣本難作艱

注在彼穹谷 穹谷深谷也說見本書西都賦注

但聞寒鳥喧又離思固已久 六臣本喧作嚙久作矣

飲馬長城窟行

山高馬不前 六臣本高作陰

注旃旌旗也 劉氏履曰旃謂旃帳穹廬也

注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案師古注曰橐

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邸若今鴻臚客館也

門有車馬客行

舊齒皆彫喪 喪字宜作蘇浪切江氏承曰受祿無喪之類皆

可讀平聲

君子有所思行

注鄭德漢書注 是書不見於隋唐經籍等志惟顏師古漢書

敘例云劉德北海人又云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

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人生誠行邁 五臣邁作過向注處世如行過

注難止也 胡公攷異曰止當作正顏氏家訓引作整可證

醜毒不可恪 古今註云不可恪當作可不恪

注堅固老不衰 六臣本尤本堅上並重有靈根二字

注說文曰又於獻公 何校文改苑公下增公字

齊謳行

齊謳行 郭茂倩樂府梁元帝纂要齊歌曰謳陸機齊謳行欲

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

注請更諸爽塏之地 陳校之地二字改者字

注崇或為嵩非也 姜氏皋曰漢元初造嵩嶽太室石闕銘有崇高神君句顧氏金石文字記作嵩高翁氏兩漢金石記錢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並以爲非蓋說文有崇無嵩也畢氏中州金石記亦云據此知漢時尙無嵩字經典作嵩或作崧皆後人所改矣

南界聊攝城 元和郡縣志故攝城在博平縣西南二十里晏

子曰聊攝以東卽此何曰南字當爲西字之誤善注非也

注禹貢海物惟錯又恒豆之俎 禹貢二字衍俎當作菹

注謂百萬中之二也 胡公攷異曰中當作十

注而逢伯凌因之 又而太公因之 上而字當作有字凌當作

陵下而字下當有後字此左氏昭二十年傳文各本皆誤

長安有狹邪行

長安有狹邪行 郭茂倩樂府相逢行一曰相逢岐路間亦曰

長安有狹邪行

注俊民用康 康當作章餘屢引章康互出皆章是康非

注春秋攷異記曰 記當作郵下卷陸士衡擬古詩注引可證

注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此他無所證惟陸士衡擬古詩注同

要子同歸津 尤本子誤作子

長歌行

注范曄後漢書曰 六臣本無此六字胡公攷異曰無者是也

善注如引太子報桓榮書之在榮傳谷永與王譚書之在永

傳初不稱范班二史也此類甚多

注願乘閑而自察 六臣本乘作承是也

悲哉行

啾啾倉庚吟 六臣本吟作音是也上已有時鳥多好音此作

吟但傳寫誤耳

注女蘿松蘿也 案詩小雅頍卉蔦與女蘿毛傳女蘿菟絲松

蘿也陸璣疏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

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爾雅唐

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注云別四名孫炎云別三名則唐與蒙

或并或別也惟埤雅釋草云在木為女蘿在草為菟絲語最

簡明說詳下卷古詩十九首

傷哉遊客士 六臣本遊客作客遊是也

目感隨氣草 良注草色隨氣序而生

吳趨行

注而齊右善歌 六臣本右作后是也案注齊娥齊后也良注

亦同其當作后明甚蓋孟子別本有作后者

請從昌門起 六臣本昌作閭下同

泠泠祥風過 五臣祥作鮮是也何曰樂府祥作鮮兌為閭闔

風鮮風也本書江淹雜擬許征君篇注引此句作鮮

注說文曰矯舉手也 今說文擣舉手也

短歌行

注王逸楚辭曰 辭下當有注字

華不再陽 釋名釋天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

注萍華 華當作萃六臣本作萍可通

憂為子忘 又短歌有詠 六臣本為作與有作可

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行 六臣本以此首為第十長安有狹邪行第十

一前緩聲歌第十二長歌行第十三吳趨行第十四塘上行第十五悲哉行第十六短歌行第十七

注或曰羅敷艷歌 玉臺新詠題作艷歌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玉臺新詠升作生此作我

高臺多妖麗 妖當作姣注同胡公攷異曰善引呂氏春秋作

公姣且麗在達鬱又王逸楚辭注姣好在大招皆為當作姣

之證向注云妖美此五臣作妖之證

澹房出清顏 胡公攷異曰澹依注當作遂濟注云澹深乃五

臣作澹之證玉臺新詠作洞房

注蛾眉玉貌 段校貌改白

注曼好曰曼澤 陳校去上曼字招魂注可證

秀色若可餐 又婉媚巧笑言 玉臺新詠秀作采媚作美

高崖被華丹 六臣本玉臺新詠崖並作岸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玉臺新詠響作音舞作韻

注舞則莫兮 陳校莫改纂是也前舞賦注可證

注龍興鸞集 毛本龍誤作鴻

沈姿無乏源 注乏或為定 五臣乏作定向注可證玉臺新詠

沈作澄乏亦作定

注說文曰湍水疾也 今說文湍疾瀨也

前緩聲歌

高會曾城阿 玉臺新詠城作山

肅肅宵駕動 五臣宵作霄翰注霄駕謂薄天而行也按玉臺

新詠亦作霄此注引肅肅宵征乃注肅肅非注宵駕也翰注

似可從

總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 六臣本枝作底湯作賜

注馮夷大禹之御也 禹當作丙此見淮南子原道訓本書廣

絕交論注引作丙不誤

塘上行

塘上行 余曰鄴中故事甄后為郭后譖賜死臨終作塘上行

注葉何一離離 段校葉上添其字去一字

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 玉臺新詠雲作兩居作君

注滄浪水色也 周氏廣業以此為劉熙孟子注盧氏文昭曰

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篴在水曰滄浪古辭東門行上用倉浪

天天之色正青也艷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樂

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亦言其青

色蒼倉滄三字俱通

注毛詩曰既沾既渥 今詩作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 玉臺新詠逝作遊六臣本華繁作

繁華玉臺新詠亦作繁華

注止于邱樊 陳校去邱字各本皆衍

謝靈運會吟行

會吟行 會會稽也此詩所吟似止於越是吳會所分之會稽

矣然詩中梅福梁鴻又吳地事

注控揆宮引第一 宮字不當有觀下注自明姜氏皋曰注中

控揆引以下云云不見於宋書

注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 姜氏皋曰三調之調宋書樂志但

云清商三調歌詩荀勗撰舊詞施用者無第一平調諸文樂

府詩集引唐書樂志云平調清調楚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

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則與此注所云異矣

注佇立也 陳校立改久各本皆誤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余曰越傳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

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

注夏禹名曰文命 余曰史記裴駙集解禹字密鬻子逢行珪

注禹字高密陳景文南華經音義禹字文命

注前漢書地理志曰 六臣本無前字是也

肆呈窈窕容 六臣本容誤作容

注闔閭傷馬 陳校馬改焉各本皆誤

鮑明遠東武吟

占募到河源 五臣占作召銑注可證

注有功卒 陳曰卒當作中卒是也此所引李廣傳文各本皆

誤何校去卒字非

注秦築長安城 六臣本無安字是也

倚杖牧鷄豚 六臣本校云牧善作牧非也朱子曰腰鎌刈葵

藿倚杖牧鷄豚分明倔強不肯甘心之意

徒結千載恨 六臣本結作積

出自薊北門行

注筋也者所以為深也 今攷工記無所字

馬毛縮如蝟 六臣本毛作步

結客少年場行

結客少年場行 樂府詩集云漢長安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

與探丸為彈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尹賞為長

安令盡捕之長安中歌曰何處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得諒
不謹枯骨復何葬按結客少年場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
遊樂之場終無成也

注古日出東南行南下當有隅字

注燕丹太子太子不當有陳曰燕丹子書名是也

注東為城皋南伊闕何校城改成陳同各本皆誤

東門行

注日出東門行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春申君曰可異日段校異改加日改曰按楚策本文是曰

可加曰異日者

注有鴻鴈從東方來又以虛弓發而下之又驚心未忘聞弦音

引而高飛故創隕鴻當作間各本皆誤尤本隕作怯胡公攷

異曰今楚策作隕怯字當是扞之誤隕扞同字陳校隕下添
也字亦據楚策今楚策無弓字忘作去聞弦音引作聞弦者

音烈

將去復還訣 何曰復還一作還復

行子夜中飯 六臣本校云飯善作食誤也

苦熱行

注苦熱但曝霜霜當作露各本皆誤

注廣五里毛本五字上衍曰字

吹蠱痛行暉注行旅之光輝也 五臣痛作病良注可證楊氏

慎曰南中畜蠱之家蠱昏夜飛出飲水光如曳彗所謂行暉

也注非

鄣氣晝熏體 五臣鄣作瘴向注可證按淮南子墜形訓障氣

多暗後漢書楊終傳障毒古書皆不作瘴字也

注茵草名有毒 張氏雲璩曰爾雅翼茵米可以為飯生水田

中爾雅所謂皇守田也茵實可食不應如是之毒恐別是一

茵草

渡瀘甯具腓 六臣本校云腓善作肥誤也

伏波賞亦微 注馬援為伏波將軍 金氏姓曰史記元鼎五年

封南越路博德為伏波將軍伏波南征不自馬援始也後漢

書馬援傳謂孟翼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

財輕君尚惜 五臣財作爵向注可證孫氏志祖曰據注引韓

詩外傳語不必從五臣作爵

注宋燕相齊還遂 胡公攷異曰遂當作逐逐謂旋被斥逐

也今韓詩外傳作見逐逐字是見字恐非

白頭吟

玷白信蒼蠅 六臣本玷作點玉臺新詠亦作點

漢帝益嗟稱 余曰飛燕外傳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中宮

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

遠若近禮義人也甯與汝曹婢脅肩者比耶案飛燕外傳後

出偽書李所不見余引之非

放歌行

習苦不言非 五臣非作排濟注可證

注崔元始正論永甯詔曰 困學紀聞十三云永甯漢安帝年

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語

賢君信愛才 注郭象注曰 六臣本信作言象下有莊子二字

將起黃金臺 齊東野語云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然史記止

云為隗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新序通鑑皆言築宮不言臺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隗又無黃金字李注引
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
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
天下之士白氏六帖亦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
士謂之黃金臺唐人相承用之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毛本誤脫此二句

升天行

勝帶宦王城 勝帶不可解向注勝帶謂勝冠帶時也或曰疑

當作紳帶六臣本校云宦善作官非也

注猶運掌也 今孟子運下有之字本書諫吳王注引作猶反

掌也

晚志重長生 六臣本志作至

冠霞登彩閣解玉飲椒庭 向注冠霞謂從仙解玉謂去任

何曰解玉謂服玉屑也案周禮王齋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

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是古本有服玉之說其後乃為修養

家所襲也

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金氏姓曰別賦暫遊萬里少別千

年江鮑微有後先詞語不無沿襲

注先生隨神士還代 何校士改女是也各本皆誤

注故秦氏作鳳女詞 胡公攷異曰詞當作祠各本皆誤

謝元暉鼓吹曲

金陵帝王州 林先生曰張勃吳錄諸葛亮觀秣陵山阜歎曰

鍾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也

注兩京賦序曰京當作都各本皆誤毛本兩誤作西

此處為多行小字，內容模糊，似為校勘或旁證。

文選旁證卷第二十五

長樂梁章鉅撰

卷二十八下 繆熙伯挽歌詩

注高帝名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
何曰風俗通義言漢末時賓婚嘉會皆作魁壘酒酣之後
續以挽歌又後漢書周舉傳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洛
水酒闌唱罷繼以離露之歌蓋漢末尤尚之故魏武父子皆
有此作纂文云離露今挽歌也宋玉對問已有陽阿離露矣
推而上之左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杜注送葬歌曲也謂
挽歌始於田橫賓客恐不然矣按何氏此說亦本世說注

注生之高堂之上 陳校生改坐各本皆誤
注天地生也存 何校生也二字互乙各本皆倒

注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今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萋豫
上諫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

陸士衡挽歌詩

殞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 何曰按虞殞本謂啟殞將虞之歌

此為得其本意也

中闈且勿讙 六臣本謹作誼

注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奠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友朋自遠來 注子曰友朋自遠方來 論語釋文有或作友按

六臣本注友作有或據今論語改之

注乘其四駱 陳校乘其改駕彼各本皆誤

救子非所能 六臣本救作殺何曰此用芊尹申亥殺二女殉

靈王事按良注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則

五臣亦作救况前後子字皆指死者而言殺字恐誤

廣霄何寥廓 五臣廣作壙翰注可證六臣本霄作霄

注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癭枝名

曰鬼門萬鬼所聚 海水經當是山海經之誤何校水改東胡

公攷異又疑為外字形近之誤但今山海經無此語惟後漢

書禮儀志注引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索山上有大桃樹蟠

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與此畧同

妍姿永夷泯 五臣姿作骸向注可證

壽堂延魑魅 依注堂當作宮

流離親友思 六臣本此首在重阜何崔嵬首之前按此句與

第一首末句相承接六臣是也

注孔子為明器者 陳校為上添謂字各本皆脫

悲風徽行軌注或作鼓 五臣徽作鼓翰注可證

陶淵明挽歌詩

嚴霜九月中余曰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歌亦將逝之時所作

荆軻歌

荆軻注史記曰荆軻衛人 余曰博物志荆軻字次非渡江鮫

夾船次非斷其頭而風波靜按江賦李注引呂覽飲飛荆人茂先似誤或傳聞異辭

祖送於易水上元和郡縣志易水一名故安河出易縣西燕

太子丹送荆軻易水上即此樂府詩集此篇作渡易水

宋如意余曰燕丹子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按淮南子秦族訓云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水經易水注云高漸離

擊筑宋如意和之新論辨樂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陶靖節詠荆軻詩亦云宋意唱高聲而史記戰國策俱逸其名

漢高祖歌

留置酒沛宮五臣無酒字銑注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按史

記漢書皆有酒字銑注去酒字乃曲為此說不可從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漢書禮樂志高祖過沛與故人父老

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劉越石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注洛陽城廣莫門 許氏宗彥曰永嘉元年冬琨

始為并州刺史由洛赴并爾後不復至洛矣此詩之作當在

永嘉六年琨收兵常山中山晉陽被襲之時或建興三年自飛狐奔薊時廣莫門蓋晉陽等處有此門名必非洛陽城門也狄之廣莫於晉為都見左傳并州之廣莫門或取此義

莫宿丹水山 水經沁水注云上黨記曰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眾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為丹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發鞍高岳頭 何曰發鞍之義未詳張氏雲璈曰晉書袁瓌傳有廢鞍覽卷投戈吟詠之句此或亦作廢鞍

歸鳥為我旋 六臣本歸作飛

惟昔李騫期 注騫與愆通也 五臣騫作愆銑注可證

我欲競此曲 六臣本競作竟是也此傳寫誤注同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注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 胡公攷異曰何

校王下添子字陳同又并冰誤是也此所引藝文志文謹按

師古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冰其名才

入天子內官與如涪說異又樂府詩集云按謂以歌詩賜中

山王及孺子妾未央才人等爾累言之故云及也而陸厥作

歌乃謂之中山孺子妾失之

注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 此西京賦語視當作覲

注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 案宋吳聿觀林詩話亦辨

此誤以為新得益宋時五臣盛行不知李注先有此論也

賤妾終已矣 六臣本終作恩矣作畢

卷二十九 古詩二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 姜氏臯曰唐汝諤古詩解以十九首列於蘇李

之前蓋不知冉冉孤生竹為傅毅作而鍾嶸詩品又謂去者日以疎客從遠方來二首舊疑建安中陳思王所製

注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紀文達公曰文心雕龍云古

詩佳麗或稱枚叔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

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

皎皎八首玉臺新詠皆題枚乘而先後次第又與文選不同

滄浪詩話謂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為一首然宋

本仍不分為二至文章正宗乃刪存七首則強作解事耳

注驅馬上東門馬當作車困學紀聞十八引亦誤作馬

各在天一涯六臣本校云善作一天涯胡公攷異曰李陵詩

各在天一隅蘇武詩各在天一方句例相似作一天誤

胡馬依北風玉臺新詠依作嘶紀文達公曰此以一南一北

申足各在天一涯意以起下相去之遠作依為是又曰胡馬

二句有兩出處一出韓詩外傳即善注所引不忘本之意也

一出吳越春秋胡馬依北風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類相

親之意也皆與此詩意別注家引彼解此遂致文義窒礙

盈盈樓上女注廣雅曰羸容也盈與羸同朱氏珣曰廣雅釋

訓羸羸容也羸即釋詁之嫵好也重言則曰嫵嫵郭璞注方

言嫵言嫵嫵也此與下盈盈一水間並同音假借字

注韓詩曰嫵嫵女手可以縫裳姜氏皋曰詩葛屨曰摻摻女

手可以縫裳傳曰摻摻猶嫵嫵也說文作搯好手兒引詩曰

搯搯女手其作摻者段氏玉裁以為非是遵大路傳摻摻也

是摻字自有本義也薛君云織織女手之貌

游戲宛與洛困學紀聞十八云驅馬上東門游戲宛與洛辭

兼東都非盡是乘作

注飄飄謂之焱 胡公攷異曰飄當作颯各本皆譌颯即扶

搖字釋文可證

輶軻長苦辛 六臣本輶作坎

注年既過太半然輶軻不遇也 胡公攷異曰此當作年既已

過太半兮然輶軻而留滯王逸曰輶軻不遇也此引七諫文

西北有高樓 洛陽伽藍記以高陽王雍之樓當之未知何據

無乃杞梁妻 何曰水經注引琴操曰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悲

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注宋玉長笛賦曰 長字不當有

願為雙鳴鶴 六臣本鳴鶴作鴻鵠玉臺新詠亦作鴻鵠

玉衡指孟冬 何曰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張氏庚古詩十九

首解云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

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為孟秋七月

也然白露為八月節促織鳴東壁即幽風八月在字義元鳥

逝又即月令八月元鳥歸然則此詩是八月之交舊注以為

孟冬者謬也睢陽吳氏據歷家歲差之法以為漢去堯時二

千餘年此時仲秋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此說亦未盡然蓋

今時仲秋杓猶指酉也

注鄭元曰同門曰朋 論語集解引作包曰按公羊定四年傳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疏以為倉頡篇又漢書司馬遷傳云李

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

冉冉孤生竹 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

兔絲附女蘿 注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

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連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
 異又然是異草故曰附也 按今本毛詩傳女蘿下有兔絲二
 字李氏黼平曰女蘿施於松上即為松蘿所疑者兔絲耳楚
 辭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女蘿兔絲也又曰薜荔
 女蘿皆無根緣物而生既云緣物則不僅蔓連草上雖竹木
 亦可古詩一物雙舉亦猶劉越石詩以宣尼孔某並言下句
 兔絲生有時即專言兔絲不復言女蘿是古詩亦以為一物
 也古詩此句及郭景純游仙詩綠蘿結高林女蘿辭松栢陸
 士衡悲哉行女蘿亦有託李注四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也
 並無兔絲字今正義本女蘿下有兔絲乃後人依爾雅之文
 附益之不知毛傳正不必全依爾雅也
 賤妾亦何為 丹鉛餘錄云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此作擬何

為擬字勝亦字

庭中有奇樹 六臣本中作前玉臺新詠亦作前
 此物何足貢注貢或作貴 五臣貢作貴翰注可證
 脉脉不得語注爾雅曰脉脉相視也 五臣作呱呱良注可證
 說文繫傳呱字引作呱呱不得語廣韻嘆字引作嘆嘆不得
 語注中視字不當有說詳魯靈光殿賦

注順彼長道 順上當有又曰二字

晨風懷苦心 陸璣疏晨風一名鷓似鷓青黃色燕含鈎喙嚮
 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鷓雀食之陳氏啟源曰周南
 之鳴鳩鷓也即爾雅之鳴秦風之晨風鷓也

注漢書景帝曰 陳校景改武

燕趙多佳人 張鳳翼本以此下另起為一首紀文達公曰此

下乃無聊而托之遊治即所謂蕩滌放情志也陸士衡所擬
可以互證張本以臆變亂不足為據王氏士正古詩選云古
詩十九首文選作二十首分東城高且長燕趙多佳人為二
首今文選不分不知王所見何本或即據張本也

絃急知柱促 與上傷局促韻複

馳情整中帶 五臣中作巾翰注可證紀文達公曰儀禮有中

帶鄭注中帶若今禪穆則作巾為誤

注說文躑躅住足也 今說文躑躅住足也躑躅也按此引躑

亦當作躑下云躑躅與躑躅同可證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 孫氏鑛曰此亦是東都詩上東門

郭北墓正是北邙張氏庚引睢陽吳氏曰上東門長安東門

名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邙也

潛寐黃泉下 六臣本潛寐作寐潛

注白統素出齊 胡公考異曰白字應去前怨歌行注引無

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趙氏翼

曰此謂為樂當及時也然新唐書李石對文宗曰人生不滿

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時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

燭遊勸之照也則又作勸勵解

何能待來茲 注茲年 困學紀聞十八左傳今茲注云此歲也

僖十六年傳注李注引呂氏春秋見士容篇任地篇桂氏馥

曰來茲即來今漢書杜業上書深思往事以戒來今闇氏若

璩曰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為今年未能盡去亦以茲為年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六臣本仙誤作小與作以

螻蛄夕鳴悲 六臣本夕作多玉臺新詠亦作多

眇眇以適意引領遙相瞻 胡公攷異曰六臣本校云善無此
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義恐不當有

孟冬寒氣至 劉氏履曰玉衡指孟冬非夏之孟冬漢襲秦制
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至孟冬寒氣至北風
何慘慄蓋漢武已改用夏時矣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
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

四五詹兔缺注詹與占同古字通 五臣詹作蟾銑注可證胡

公考異曰詹作占注謂元命苞之詹與此詩之占同也

注爾詞之終耳 六臣本耳作也胡公攷異曰之終二字係衍

文後和王主簿怨情詩注引作爾詞也可證

著以長相思注著謂充之以絮也 姜氏皋曰此見儀禮士喪

禮著組繫句注也而趙德麟侯鯖錄遂謂被中著綿謂之長

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豈古被之制
抑因此詩而傳會之耶

淚下霑裳衣 六臣本淚下作下淚

李少卿與蘇武詩

風波一失所 初學記離別部引所作路

嘉會難再遇 本書送應氏詩注引遇作逢

念子悵悠悠 六臣本子作別

獨有盈觴酒 容齋隨筆云盈為惠帝諱漢法觸諱有罪不應

陵敢用東坡云後人所擬可信也野客叢書云古文苑枚乘

柳賦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枚乘詩盈盈一水間觀此知

惠帝之諱當時亦有不避者

攜手上河梁 翁先生曰自昔相傳蘇李河梁贈別之詩蘇武

四章李陵三章皆載昭明文選然文選題云蘇子卿古詩四首不言與李陵別也李詩則明題曰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而其中有携手上河梁之語所以後人相傳為蘇李河梁贈別之作今即以此三詩論之皆與蘇李當日情事不切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何嘗有携手上河梁之事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謂離別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即無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還漢之期此則日月弦望為虛詞矣又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就此三首其題明為與蘇武者而語意尚不合如此況蘇

四詩之全不與李相涉者乎藝林相傳蘇李河梁之別蓋因李詩有携手河梁之句可為言情叙別之故實猶之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一篇為千古送行詩之祖也而蘇李遠在異域尤動文人感激之懷故魏晉以後遂有擬作李陵答蘇武書者若準本傳歲月證之皆有所不合而詞場口熟亦不必一一細繩之矣

恨恨不得辭 五臣恨恨作恨恨向注可證六臣本得作能桂氏馥曰五臣注恨恨相戀之情按恨恨即懇懇言誠欵也慕容翰謂逸豆歸追騎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

注 蘇子卿古詩

注 為核中監 毛本核誤作後

注四海之內皆為兄弟 皇侃論語義疏本皆有為字鹽鐵

論和親章引亦有為字

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 初學記

離別部引此詩誤作李陵贈蘇武按古文苑別有蘇武答李

陵詩一首又別李陵一首中有雙鳧俱北飛四句初學記引

亦誤作李陵答蘇武又按蘇李古詩後人疑之者多古文苑

所載李陵詩成篇者六又佚句六本書注皆屢引之此外如

三良詩注及安陸王碑注並引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

去中堂王明君辭注引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

陸士衡擬古詩注引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江

文通雜體詩注引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與孫皓書注及檄

豫州注辨亡論注並引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皆古文苑所未載不知從何處採取姑附輯於此 案李所見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二句在古文苑孔融雜詩第一首中乃宋孫巨源所集故不與唐引同 錢氏大昕

曰五言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置酒起舞作歌

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倡和為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

漢諱始疑其作偽也枚叔又在蘇武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

詩其為臆說更無容辨矣

邈若胡與秦 何曰史記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

當時塞外謂中國人為秦人猶魏以後謂中國為漢人也胡

與秦中外之辨非胡越比此以贈遠人意本不為少卿也

絲竹厲清聲 六臣本聲作音

征夫懷往路 又行役在戰場 玉臺新詠往作遠行作征本書

秋胡詩注引上句作行人懷遠路

死當長相思 姜氏皋曰王氏士正古詩選云長相思玉臺新

詠作留別妻今按宋陳玉父本仍作長相思也王氏所見殆

據馮舒校本紀氏容舒考異云明人重刻竄亂彌多是也

馥馥我蘭芳 劉氏履曰我當作秋

芬馨良夜發 五臣芬作芳濟注可證

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 六臣本嚴作凝何曰漢書本傳武

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與少卿泣訣在五年之冬也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 余曰東坡答劉沔書曰李陵蘇武

贈別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按四詩第三首決為

奉使別家人之作前二首似是送別非武自遠行此篇詞旨

渾含又總曰古詩何以知其必為長安贈別乎蔡寬夫詩話

又云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何曰江漢浮雲一去不復返一

分不復合以比別離不必泥江漢之地為疑

山海隔中州 六臣本海隔作隔海

張平子四愁詩

張衡不樂 學林云此序非衡自作豈有為相而斥言國王驕

奢又自稱下車威嚴郡中大治者按後漢書張衡傳知此乃

史詞也詞有不同蓋撰後漢書者非一家編衡集者增損之

耳玉臺新詠無序蓋彼書例不應有

久處機密 翰注時為太史令主天文元象故稱機密

改元嘉七年 六臣本元嘉作永建是也

注 魏郡豪右李竟文類曰 右字不當有此所引宣帝紀文類

當作穎胡公考異曰此又見霍光傳亦無右字善意取文類

注以解豪右自在下不知者誤並添

屈原以美人為君子 六臣本屈上有依字是也此脫

一思曰 玉臺新詠本各首起處均無此三字

注漢書曰有太山郡 曰字不當有或是志字

美人贈我金錯刀 藝苑雌黃云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

五千王氏士正引碧里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

如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

路遠莫致倚逍遙 翰注倚立而逍遙不得也桂氏馥曰下文

倚惆悵倚踟躕倚增歎皆語詞倚與猗通詩河水清且漣猗

書斷斷猗疏云猗者足義之詞不為義也莊子而我猶為人

猗漢書猗違者連歲詩衛風猗重較兮釋文猗依也小雅兩

驂不猗疏不相依皆猗倚相通之證五臣臆說不可從

美人贈我金琅玕 五臣金作琴良注可證玉臺新詠亦作琴

欲往從之隴阪長 水經渭水注云汧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

山謂之小隴山巖嶂高峻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詩曰我所

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注漢書曰天水郡 何校漢上添續字

注直裾謂之襜褕 釋名荊州謂禪衣曰布襜亦曰襜褕言其

襜褕宏裕也急就篇師古注襜褕直裾禪衣謂之襜褕取其

襜褕而寬裕

注說文曰佩巾也 陳校曰下添巾字

何以報之青玉案 余曰案古盃字按宋曾鞏耳目志孟光舉

案齊眉俗直謂之几案呂少衡語林云案古椀字故舉與眉

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楊慎丹鉛總

錄亦主是說今按周禮攷工記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

戴氏震曰案者楸禁之屬儀禮注曰楸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以案承棗栗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段氏玉裁曰說文云几屬則有足明矣今之上食木槃近似惟無足耳戴氏精於禮者而於案之有足無足未能定蓋偶忘明堂位俎用椀楸之註也註云椀形四足如椀楸則加橫木於足中央為橫距之形合觀禮經諸解既言禁椀如案即可知案形方有四足為承器之物也 姜氏皋曰急就篇楸杆槃案栝問盥案椀並稱可見各為一器也廣雅釋器案謂之檣又曰盥盞鈔椀孟也亦未嘗混案與椀為一且各字書亦未載椀字文選注青玉案先取憑倚之意是周禮掌次檀案之案也又引楚漢春秋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是即舉案之案也史記萬石君

對案不食漢書霍后傳親奉案上食鹽鐵論文杯畫案東觀記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又魏霸妻奉案前跪曹操別傳至以頭沒杯案中似皆同於後漢書孟光之案玉篇以几屬食器並釋廣韻引史記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又引曹公作歆案卧視書是亦兩解要不若據禮經禁椀以訓案為確耳

王仲宣雜詩

冀寫憂思情 六臣本冀寫作寫我

劉公幹雜詩

職事相填委 又從爾浮波瀾 六臣本相作煩從爾浮作爾從遊學林云從爾浮波瀾此以去聲用瀾也他如陸士衡樂府舊齒多凋喪以平聲用喪字為顧彥先贈婦素衣化為緇以上聲用緇字左太冲雜詩歲暮常慨慷以平聲用慷字顏延

年登巴陵城樓詩前瞻京臺囿以入聲用囿字劉越石答盧
諶詩昔在渭濱叟以平聲用叟字江淹望荆山詩雲霞肅川
漲以平聲用漲字此類甚多

魏文帝雜詩

注毛詩曰展轉不寐 朱氏琦曰詩無此語當原作毛詩曰展
轉反側又曰耿耿不寐而今本有脫文耳

鬱鬱多悲思 六臣本悲作愁

南行至吳會 六臣本南行作行行是也此傳寫誤

曹子建朔風詩

朔風 翰注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思歸故有此詩

昔我初遷 良注初遷謂遷出藩時

朱華未希又素雪雲飛 六臣本朱誤作未雲作云是也胡公

攷異曰各本作雲者皆傳寫誤素雪與朱華偶句云飛與未

希偶句假令作雲殊乖文義

注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冀也 朱
氏琦曰說文豈字一曰欲也又見部覲欲幸也覲从豈取意
本書登樓賦注覲與冀同正合豈冀也之訓此注益以豈為
覲得下不乃衍字殆後人誤增否則與下引蒼頡不可通

雜詩

注在郢城思鄉而作 何校郢改鄖陳同

轉蓬離本根 林先生曰子建有瑟瑟調歌起云吁嗟出轉蓬

居世何獨然結云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
與根荄連詞意尤警謹按此見魏志曹植傳裴注

天路安可窮 注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 張氏雲璈曰

今呂氏春秋無此文孫氏星衍曰今下賢篇有昏乎其深而不測也云云上下疑脫此句

食不充虛 本書張景陽雜詩注引同而今列女傳虛作口陶

徵士誄注引又作充膚虛膚字近恐誤此注又引文子充虛

接氣以證則虛字為勝抱朴子自敘篇亦云食不充虛

注武毅發沈憂 憂下當有結字

妾身守空閨 又飛鳥繞樹翔 又嗷嗷鳴索羣 玉臺新詠閨作

房飛作那嗷嗷作嗷嗷

注生南國 此下當添兮王逸曰南國六字

日夕宿湘沚 六臣本作夕宿瀟湘沚毛本作暮宿瀟湘沚

玉臺新詠作夕宿湘川沚

吾將遠行遊 六臣本遠行作行遠

臨牖御櫺軒 五臣御作仰翰注可證

注音響何太悲 何太當作一何各本皆誤

情詩

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 朱氏超之曰魏志蘇則傳植聞魏

代漢發服悲哭此詩黍離式微情見乎辭

嵇叔夜雜詩

與爾剖符 何曰剖符乃同樂之意不謂仕也按此亦望文生

義別無所據

傅休奕雜詩

籛星依青天 五臣依作衣翰注籛星布於天如人身着衣也

義殊迂曲不可從

張茂先雜詩

固陰寒節升 六臣本固作涸
注 日昏東壁中 六臣本無日字是也此誤衍

情詩

長月照幽房 五臣照作燭銑注可證玉臺新詠亦作燭
襟懷擁靈景 又居歡愒夜促 五臣靈作虛愒作惜翰注濟注

可證玉臺新詠亦作虛作惜

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又巢居知風寒 又不曾遠別離 玉

臺新詠拊作撫嘯作吟感慨作綿綿知作覺寒作飄不作未

陸士衡園葵詩

種葵北園中 劉氏履曰士衡由吳入洛故以種葵北園自比
而露澤月輝喻君之寵祿時逝歲暮喻晉之衰末且以霜威
比齊王高壩比成都也又曰免死後尚為平原令內史故末

有豐條云云

注 說文曰蕤草木華盛貌也 今說文盛作垂

曹顏遠思友人詩

注 攄與戰軍敗 毛本作遇戰軍敗

霖潦淹庭除 又心與迴颺俱 六臣本淹作浩颺作飄

清陽未可俟 毛本陽作揚王氏世懋曰清揚當作青陽蓋對

密雲淋漓言之本指日出猶言河清難俟耳朱氏珩曰注引

詩清揚婉兮并毛傳云清陽眉目之間也陽今作揚惟說苑

實賢篇引作清陽蓋揚可通陽玉藻顛實揚休疏揚陽也左

氏文八年傳晉解揚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注例凡字異者

多有某與某同之語而此無有或善本作揚不作陽乎

感舊詩

注鳥皆集於苑 鳥當作人

郡士所背馳 六臣本作羣士皆背馳是也郡字蓋傳寫誤

何敬祖雜詩

注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 長當作傷此見本書二十七卷

惟彼明月作月明

惆悵出游顧 六臣本出作忽

注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 姜氏皋曰今禮記禮器緻作致

注云密緻而精微也按詩彼都人士箋其情密致禮器聘義

注績致也釋文皆云致本作緻

王正長雜詩

注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 今詩出車春日句下尚有卉

木萋萋四字楚辭悼亂作鷓鴣兮喈喈也與正文字合

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 六臣本人下無情字思下有棲字

棗道彥雜詩

注今書七志曰 汪氏師韓曰注引羣書有王儉今書七志按

隋書經籍志史部簿錄篇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考南齊

書王儉傳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在宋世隋多三十卷又名

冠今書則在齊世李所見與隋志同

注棗據字道彥 余曰晉書據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

注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 陳校重天道二字

注高誘曰聘問之 今呂氏春秋高注無此三字

羊質服虎文 尤本服誤作復

僕夫罷遠涉 六臣本罷作疲涉作陟

左太冲雜詩

秋風何冽冽 六臣本冽冽作烈烈

披軒臨前庭 文苑英華誤作唐太宗詩軒作衣案軒字李有

注五臣亦作軒英華作衣亦誤字耳

張季鷹雜詩

黃華如散金 此詩首句暮春和風應上句青條若總翠則黃

華自係春花吳氏震方謂即菜花張氏雲璈云唐以此句命

題士多以黃花為菊合式者不滿數但終不知黃華何物而

當時所云合式者究何謂也

張景陽雜詩

庭草萋以綠 六臣本以並作已玉臺新詠亦作已

注名赤縣中州也 陳校中改神

離羣戀所思 六臣本戀作念

丹氣臨湯谷 五臣湯作暘濟注可證

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 六臣本摧作推高作喬

歐駱從祝髮 六臣本歐作既也是也此傳寫誤

注鄭元毛詩曰 六臣本詩下有髮字是也何陳據添

巴人皆下節 張氏雲璈曰下節蓋言節奏之最下者

朝登魯陽關 水經清水注云魯陽關水逕魯陽關左右連山

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朝發魯陽關峽路峭且深

注及王遵為刺史 陳校遵改尊下同

人聞鞞鼓聲 六臣本校云聞善作閒蓋傳寫誤

捨我衡門依 五臣依作衣向注可證何云當從五臣

注潦注吾宮也今 胡公攷異曰今當作利各本皆譌此見呂

氏春秋召類篇

有滄與南岑注滄與奔同 陳曰據注滄與奔同則詩中滄字

當作奔兼有江文通擬張黃門詩注可證胡公攷異曰奔字

見釋文又韓詩作奔見外傳此因五臣作滄以之亂善耳

注說文曰山有穴曰岫 本書七啟注引下曰字作為今說文

岫山穴也爾雅山有穴岫 注說文曰森林叢木也 今說文森多木貌玉篇廣韻並云森

長木貌無叢木之訓惟說文林字注云平土有叢木曰林

注楚芻牧 六臣本楚作禁是也此傳寫誤

注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

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 按今風俗通無此文

前魏都賦讐校篆籀注引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錄云云今本

風俗通亦無之臧氏琳曰西漢無紙故先書於竹簡有誤者

注刀刊削之及讐校已定則繕寫於縑素也

注黑蜺黑蛇也 元槩本毛本蛇上脫黑字

注王逸曰屏號起雨 尤本曰下有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八字

是也各本皆脫

尺燼重尋桂 案說文檉桂也爾雅檉木桂尋桂疑是檉桂本

書蜀都賦亦云木蘭檉桂也

在約不爽貞 注比足黔婁生 六臣本在作大足作之

注井上有李實蠮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

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纊以易之 今孟子實字在上

食字下將下無而字見下無也字仲子作彼身易之下有也

字論衡引牛下無矣字匍匐作扶服見下有也字說文繫傳

引織作捆

注 不宜何也 今列女傳作不亦宜乎

文選考證卷第二十六

長樂梁章鉅撰

卷三十 盧子諒時興

注 莊子曰萬物並作 又子曰 六臣本莊作老是也子曰當作

又曰各本並誤

注 莫而清乎 六臣本莫作漠是也此所引知北遊文

注 說文曰泊無也 此因上引廣雅而轉注之今說文怕無為

也 也在心部子虛賦注已引此及引廣雅皆當作怕而增為字

陶淵明雜詩

結廬在人境 此與下秋菊有佳色二首乃本集飲酒詩二十

首中之第五第七也 別有雜詩十二首此二詩不在其中

悠然望南山 本集望作見按冷齋夜話引東坡云望字非淵

明意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景逸此未可於文字間求之茗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云俗本多以見字為望字惟遜齋間覽云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

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施氏德操北窗炙輠錄云正夫云達摩未西來淵明早悟禪蓋謂此還二句深合禪理按此卽維摩不立語言文字法門也韻語陽秋云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摩西來方有之淵明時未有也觀其飲酒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及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摩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
注 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此與本書文賦注所引少異說見前

嘯傲東軒下 六臣本傲作傲

詠貧士詩

何時見餘輝 初學記十八引餘作殘

讀山海經詩

繞屋樹扶疏 吳氏師道詩話云湯伯紀注陶詩扶疏本太元實則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今按太元歛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唐王涯注以扶疏與盛大同義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又燕刺王傳疏曰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同也扶本當作扶說文木部扶扶疏四布也本書上林賦垂條扶疏七發根扶疏以分離解嘲枝葉扶疏注並引說文又洞簫賦標敷紛以扶疏注引宋玉笛賦云扶疏四布而吳並忘之其實扶疏二字始於韓

非子楊權篇今韓非子楊權第八權字誤當從蜀都賦注引作權本枝扶疏將塞公間

又呂氏春秋辨士篇云樹肥無使扶疏肥而扶疏則多枇此

皆漢以前語則吳之所未知也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注桂陽城武丁注段校城改成

注齊諧記曰至織女嫁牽牛荆楚歲時記亦云七月七日為

牽牛織女聚會之夜而淮南子風俗通爾雅翼韓鄂歲華紀

麗且言烏鵲為橋也其後歲時廣記諸書無不遞相轉述此

詩雲漢有靈匹今聚夕無雙等語知從來久矣

升月照簾櫳又躑足循廣除又遐川阻昵愛又弄杼不成藻又

聳轡驚前蹤又留情過華寢玉臺新詠簾作房除作塗昵作

睚藻作彩驚作驚過作顧

注零露團兮今詩野有蔓草團作溥釋文云本亦作團

注說文曰瞬開闔目也今說文瞬開闔目數插也

注欸顏難久惊五臣顏作情向注可證

注彌盡也盡當作益此所引冠禮注

擣衣

霄月皓中閨五臣霄作宵良注可證

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又欄高砧響發又君子行未歸又幽

緘候君開玉臺新詠裳作常飾作飭欄作欄未作不候作俟

五臣候亦作俟濟注待也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

佳人猶未適六臣本猶作殊是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援 集韻二十三綫類篇木部並作梭于眷切一曰籬也銑注

引流水種木為援如牆院也援衛也按本詩插槿當列墉即

此義姜氏皋曰釋名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晉書桑

虞傳園援多荆棘梁書何允傳即林成援皆作援不作梭

養病亦園中 六臣本園誤作邱案向注亦有養病園中語是

五臣與李無異故孫氏志祖曰作邱大失詩意

中園屏氛雜 六臣本中園作園中

衆山亦對窻 五臣對作當向注可證

靡迤趨下田 又妙善冀能同 六臣本田作岫能作皆

齋中讀書

注 惟寂惟漠自投於閣 漢書揚雄傳惟寂寞自投閣師古曰

今流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於閣據此知李注所引漢書非

師古所校本矣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修竹茂林詩

注 滑美貌也 何校滑改醋各本皆誤胡公攷異曰此疑作滑

胥胥之別體字謹案注引詩飲此醋兮詩伐木醋作滑釋文

於有酒滑我句云滑本又作醋也是滑醋本通

俯濯石下潭 五臣潭作鼻良注可證

庶持乘日車 注 若乘日之車 五臣持作特車作用向注澹無

為不知所用於心謂之日用此道可以近持於身胡公攷異

曰特字誤用字不誤尤本遽改為車則非也乘日二字連文

乘日用者乘日之用靈運所作擬王粲詩云豈顧乘日養句

例正同善注云乘日已見上又此注云車或為居者乃說所

引之莊子非謝詩有車字莊子釋文云元嘉本作居可證向

注讀日用連文解義雖謬而文轉不謬

王景元雜詩

注王微字景元 六臣本微誤作徽本書江淹雜體有王微君

微沈約宋書有王微傳南史亦有傳附見皆作微不作徽

哀歌送苦言 玉臺新詠作哀歌若送言

注劉渠曰 何校渠改熙各本皆誤此劉熙孟子注也

但知狐白温 六臣本但作粗

注日暮不從野雀棲 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鮑明遠數詩

注行幸甘泉賦曰 甘泉二字當重各本皆脫

注即慶賀之 今周禮小行人作則令慶賀之

注戾舊邦 陳按戾上當有言字各本皆脫

注張衡舞賦曰 懸七盤而履躡 此十一字誤衍

注善見理不拔 六臣本見作建是也老子善建者不拔何校

轉改建為見似誤

玩月城西門解中

解中 六臣本解作廡玉臺新詠無此二字按解廡古今字玉

篇解署也商子壘令篇高其解舍

始見西南樓 五臣見作出向注可證鮑集亦作出

蛾眉蔽珠櫳玉鈎隔瑣窗 玉臺新詠櫳作籠瑣作綺紀文達

公云蛾眉玉鈎四字始見此詩遂成典故

徘徊帷戶中 五臣帷作入翰注可證玉臺新詠戶作幌

客遊厭苦辛 玉臺新詠苦辛作辛苦

仕子倦飄塵 紀文達公云飄塵本作風塵

郢曲發陽春 五臣發作繞濟注可證玉臺新詠亦作繞

殺乾酒未缺金壺啟夕淪 玉臺新詠缺作闕啟作淪淪作輪
五臣亦作闕良注酒情未終可證按李注云酒未止則亦
當作闕也良注淪猶盡也與李注夕波義異

謝元暉始出尚書省

注公羊傳曰繼 袁本繼字上有是子也三字

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 注言防眾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茶之

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 按此二句仍連上

文指鬱林王也良注云厲王防人之口比之鬱林王猶為寬

政人苦其政甚於餐茶之苛法則餐茶如薺焉云云似較李

注為順此下英衮句乃轉到明帝也

注誰為茶苦 為當作謂各本皆誤

歡虞讌兄弟 注虞與娛通 孟子驩虞如也丁公著音曰驩虞

義當作歡娛莊子讓王篇許由虞于頰陽釋文虞本作娛本

書羽獵宏仁惠之虞 注亦云虞與娛同

注曹顏遠感時詩曰 陳校時改舊各本皆誤

乘此終蕭散 六臣本乘作因終作得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 段校陰陰改清陰未知所本

風動萬年枝 注華林園有萬年樹 毛本有誤作南方勺泊宅

編云徽宗興畫學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為題無能釋

其何木或密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類

伽鳥也何曰卽詩山有柎疏中所謂萬年樹蓋憶也案此已

見本書景福殿賦綴以萬年句注

春物方駘蕩 三輔黃圖駘蕩宮言春時萬物駘蕩滿宮中也

觀朝雨

注勁百常而莖擢 段校勁改徑

注有蛾氏 何校蛾改娥是也各本皆誤

注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 此說林訓文朱氏瑋曰爾

雅二達謂之歧旁九達謂之達皆言路之歧出者也歧達音

相近故歧或為達此處正文作歧注亦當云歧與達通

郡內登望

平楚正蒼然 注平楚猶平野也 濟注引言刈其楚非也

恟恍魂屢遷 五臣恟作憊銑注可證

注著涼處自飲食也 飲當作飢毛本作飼之其人大慙六字

乃濟注如是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和伏武昌 注和詩始見此古人和詩不次韻此其證矣

注漢儀禮志 儀禮當作禮儀此所引司馬彪志文

鵲起登吳山 何曰吳山顏氏家訓作吳臺謂姑蘇案謂姑蘇

三字非顏氏本文觀李注此詩以武昌建業解吳山楚甸不

謂姑蘇也何說非吳氏騫曰黃門所見蓋是元暉原本

西龕收組練 注龕與戡音義同 六臣本龕作戡

注戰敗相殺 何校敗改攻

俯仰流英盼 六臣本盼作眇是也此作盼係傳寫誤注引好

色賦流眇可證

注視定北準極 陳校視上添南字

參差世祀忽 何曰此當引左傳不祀忽諸語

歌梁想遺轉六臣本轉作轉

良書限聞見注良書謂伏詩也濟注良書謂先王典籍也何

曰下句芳音乃謂伏詩

幸籍芳音多六臣本籍作藉是也

注常與汝入往陳校入上增出字往下增來字

和王著作八公山

王著作翰注王著作融也王融登是山有作眺和之述王導

謝元破苻堅事也案五臣注甚誤說見下

注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高誘

淮南子序蘇非作蘇飛李上作李尙陳由作田由蓋古字通

用惟水經肥水注一有左吳與王秦傅生等尋安同詣元洲

還為著記號曰八公記據此則八公名目與高序又異

西距孟諸陸注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

山以避上文耳謂山在澤東是也何曰睢陽乃今歸德八公

山在今壽州則孟諸在西胡公攷異曰注末七字不可通蓋

後來校語而誤入耳或當作非謂澤在山東也而誤

日隱澗凝空凝據謝集當作疑疑空與下句如複對

注高丈長日堵六臣本毛本長下有丈字是也

隋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注宗袞謝安也明牧謝元也容齋

隨筆云帖危二語正謂謝安謝元安石於元暉為遠祖以其

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宗袞謂王導與融同宗言王導

與謝元同破苻堅夫以宗袞為王導固可笑然猶以為和王

融之故至以導為與謝元同破苻堅乃全不知有史策耳善

注得之野客叢書云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者如宋氏

詔曰謝元勳參微管取論語微管仲之義前此潘安仁詩豈

無陋微管按今詩作謝元暉詩微管寄明牧此外劉義康傳

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

管者甚多按本書任彥升勸進牋亦有歎深微管語

注時盜賊強盛 陳校盜改氏

注羣謝錄 何校羣改陳郡二字述祖德詩注可證

道峻芳塵流 五臣道作導翰注可證說見上

和徐都曹

注昧旦出新渚 據謝集新下當有亭字

注言用我之利 陳校利下增邦字

和王主簿怨情

注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廕為闕氏應劭曰名廕小

字昭君 今本漢書廕作嬙應注無小字

相逢詠糜蕪辭寵悲班扇 五臣糜作糜班作團良注可證玉

臺新詠亦作團

坐惜紅妝變 玉臺新詠妝作顏

故心人不見 六臣本及玉臺新詠並作故人心不見是也此

傳寫誤胡公攷異曰上句故人心尙爾承生平一顧重言之

謂辭寵之未嘗易操也此句故心人不見承宿昔千金賤言

之謂相逢之遽已貶價也此情之所為怨也

沈休文和謝宣城

避世不避喧 六臣本不作非

揆余發皇鑒 何校鑒改覽注同按此不必改本書西征賦皇

鑒及注同此說詳離騷經

注漢書典職曰何校書改官各本皆誤

晨趨朝建禮六臣本朝作游

注皆魂神所交也六臣本無皆魂二字是也此所引列子周

穆王篇文

注說文曰交會也今說文交交脛也段校交改這是也

浮情及西崑六臣本及作反翰注可證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注說文曰隙壁際也今說文隙壁孔也本書江文通雜體詩

注又引作隙壁縫也

網軒映珠綴注下云綠苔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疑傳寫之誤

五臣珠作朱銑注以網及朱綴而飾之可證按此李注明

知傳寫之誤而缺疑不改之例也玉臺新詠亦作珠

注應門閉兮楚闔扇華殿塵兮玉陛苔楚當作禁陛當作階

此所引漢書外戚傳文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

詣世子車中六臣本中下有作字

注說文曰說文當作釋各此所引釋車篇文

珠履故餘聲六臣本餘作無

學省愁卧

學省六臣本學上有直字

詠湖中鴈

注鴈飛則乃成行六臣本無乃字是也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開花已匝樹流嚶復滿枝六臣本已作日嚶作鸞

注一作塌音竭塢烏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
段曰說文訓塌為壁間隙此古義也今義堰也讀若壅遏
後所用俗字然宋書長沙王傳已有堤塌久壞之語塌說文
作隰小障也廣韻引埤蒼曰小障曰塢而後世則多從通俗
文營居曰塢之義故李氏特言三字義同

陸士衡擬古詩

歸雲難寄音 與上思君徽與音韻複

還期不可尋 五臣還作遠濟注可證

擬迢迢牽牛星 玉臺新詠迢迢作苕苕

昭昭清漢暉 又華容一何治 玉臺新詠清作天治作綺

注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 而字衍

靡靡江離草 六臣本離作離胡公攷異曰史記漢書子虛賦

離皆不從廿楚辭章句亦然必善離五臣離也

熠燿生河側 玉臺新詠熠燿作熠熠藝文類聚引作熠爍

粲粲妖容姿 藝文類聚引妖作嬌紀文達公曰嬌字非是此

字後來習用漢晉閒人尚不甚用也

灼灼美顏色 玉臺新詠作灼灼華美色

擬蘭若生朝陽 玉臺新詠朝作春

歲寒終不凋 又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颺 玉臺新詠作歲寒

不敢凋月作時飛作風颺作飄

擬東城一何高 玉臺新詠一何高作高且長

時逝忽如頽 又中心若有違 又一唱萬夫歎 玉臺新詠頽作

遺若作悵歎作歎

思為河曲鳥雙遊豐水湄 五臣豐作澧良注可證紀文達公

曰良注謂河曲鳥為鴛鴦非也豐水周南之地正謂河洲睢鳩耳

茗茗峻而安 六臣本茗茗作迢迢下茗茗匿音徽同

飛陛躡雲端 玉臺新詠陸作階

佳人撫琴瑟 藝文類聚引琴作瑤

芳氣隨風結 又玉容誰得顧 玉臺新詠氣作草得作能五臣

得亦作能濟注可證

但願歌者歡 紀文達公曰歌者未詳所指疑為聽者之誤

張孟陽擬四愁詩

注 傅元琴賦序曰 本書琴賦廣陵止息注引傅元琴賦

注 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 宋書樂志琴相如曰焦尾

伯喈曰綠綺事出傅元琴賦世云焦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

注 云爾以傅氏言之則非據此則李注所引傅賦序有誤 皆名琴也 六臣本琴作器是也

陶淵明擬古詩

灼灼葉中花 吳氏兆宜玉臺新詠箋云灼灼本集作皎皎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建安末 何曰末當作中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在二十二年

共盡之矣 六臣本共作備

漢武帝 六臣本帝下有時字

注 却為一集 何校却改都陳同各本皆誤

家王拯生民 五臣王作皇銑注可證按三國志方技華佗傳

注 載曹植辨道論云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則作王字是

注 說文曰出溺為拯 今說文拊字訓上舉也易曰用拊馬壯

吉今易作拯本書羽獵賦注檄豫州注並引說文拯上舉也
則拊與拯古今字耳然無出溺爲拯之訓而本書擬鄴中集
注七啟注九錫文注頭陀寺碑注皆引有出溺爲拯四字疑
今本說文脫又按拯拊古今字之外橙承丞承等字音義亦
並同說文拊或從登作橙左傳目於智井而承之釋文承拯
救之拯也本書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注丞亦拯字玉篇承音
蒸上聲聲類云拊也而列子黃帝篇並流而承之注音拯方
言出溺爲承淮南子齊俗訓于路橙溺高注橙舉也升出溺
人是也則出溺之訓確是古義應據選注以補說文矣
何言相遇易 六臣本何作莫

函崱沒無像 五臣像作象向注可證是也此傳寫誤注同

紀郢皆掃盪注紀見下文 五臣紀作宛向注可證下文擬劉

積云南登紀郢城紀五臣亦作宛皆非也通典江陵故楚之

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又有紀南城水經

注云楚之先僻處荆山後遷紀郢皆可與李注相證

注王仲宣從軍戎詩曰 戎字應去各本皆衍

夜聽極星爛 五臣爛作闌向注可證

注揚覺寐而中驚 揚當作惕胡公攷異曰長門賦惕寤覺而

無是兮句略相似可借爲證

注國語桓公至及焉 此注十七字與本文無涉

提携弄齊瑟 五臣齊作秦濟注可證

外物始難畢 畢當作必注引莊子外物不可必可證五臣作

畢向注不畢所願亦可證

棲集建薄質 何曰據翰注中延及之語則建當作逮

仍游椒蘭室 六臣本仍作乃

永夜繫白日 何云據注引魏文帝語則繫當作繼是也五臣

亦作繼良注可證

北渡黎陽津 六臣本渡作度

注王逸晉書 陳校逸改隱各本皆誤

官度廁一卒 六臣本度作渡非也

注公還軍官渡 渡當作度下同

注盛宏之荊州記曰薄沂縣 薄沂當作蒲圻水經江水注江

水又東逕蒲磯山北北對蒲圻洲洲頭即蒲圻縣治晉太康

元年置惟晉書志作蒲沂沂字當是傳寫之訛宋書南齊書

隋書各志均作蒲圻元和郡縣志云因蒲圻湖以名是也

注此乘大艦上 何校此上增於字各本皆脫

嘲謔無慙沮 六臣本無作非

有優渥之言 六臣本有上有故字

鳴葭汎蘭汜 五臣葭作箛向注箛也按依注當作鳴箛北堂

書鈔引亦作箛胡公攷異曰葭即箛之假借字向注不足憑

又按西京賦校鳴葭王元長曲水詩序揚葭振木答蘇武書

注說文作葭可以彼此互證

哀弄信睦耳 六臣本弄作音

自從食萍來 注食野之萃 毛傳萃萍也鄭箋萃蘓蕭學林云

鹿食地上所生之物非水中物則萃非萍矣蘓蕭是也爾雅

郭注今蘓蒿也大家詩名物疏云盧氏雜說載唐文宗問宰

臣萃是何草李珣曰是蘓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萃葉圓而花

白叢生野中似非蘓蕭則唐文宗所見詩疏又與今本異

白楊信裏裏五臣裏裏作裏裏翰注可證

中山不知醉何曰此用漢書中山王勝事

願以黃髮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注菟音塗公羊隱四年傳吾使修塗裘說見前

卷三十一 袁陽源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注孫巖宋書曰何陳校孫巖並改沈約余曰隋書經籍志宋

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巖撰改沈約非胡公攷異

曰濟注引沈約六臣本並善入五臣不必據彼改此孫巖書

唐志亦載之巖即巖也

注魏氏人張儀壯士也今呂氏春秋報更篇壯士作材士太

平御覽四百七十五引亦壯

倣古

本家自遼東濟注此古人假而為言也劉氏履曰按宋書彭

城王義康專乘朝權勢傾遠近陽源歷仕其間殆有倦遊之

志故託為邊塞征役之士以賦是詩

注毛詩傳曰毛下當有萇字各本皆脫

劉休元擬古

擬行行重行行又擬明月何皎皎玉臺新詠擬均作代何曰

二詩亦懼孝武之猜忌而作

眇眇陵長道玉臺新詠長作羨係傳寫誤

遙遙行遠之五臣遙遙作搖搖向注心不安貌紀文達公曰

既曰長道又曰遠之再曰遙遙詞義太複作搖搖似可從

揮手從此辭又卧覺明燈晦又淚容不可飾玉臺新詠從作

於覺作看不可飾作曠不飭

誰為客行久 六臣本為作謂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

聊訊興亡言注 訊與信通 五臣訊作諄良注可證案注中信

字當作諄各本皆誤朱氏琦曰爾雅釋詁諄告也釋文諄本

作訊音信本書思元賦及幽通賦注並引作訊告也二字經

典多以形近致誤如詩陳風歌以訊之與萃韻小雅莫敢用

訊與醉韻二訊字皆當作諄故離騷注引詩諄予不顧廣雅

引詩歌以諄止此處諄之誤訊亦然

注 往往離宮 六臣本往往作遙遙蓋造造之誤

鮑明遠擬古

將以分虎竹 五臣虎作符向注可證是也鮑集亦作符

注 其樂可量也 六臣本可上有不字是也

鞍馬塞衢路 六臣本鞍作輿

道德亦何懼 六臣本德作得是也李注引不以其道得之甚

明此但傳寫誤

伐木清江湄 尤本清誤作青

設置守鬯兔 五臣以為懷德待祿然則此詩之意蓋暗用墨

子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置網中事

注 河水之清且漣漪兮 六臣本無之字兮字是也案爾雅釋

水河水清且漣漪作漪詩伐檀漪自作漪釋文云本亦作漪

兩說窮舌端 顧氏仲恭曰兩說五臣及李注皆非愚謂當以

縱橫解之莊子縱說則以詩書禮樂橫說則以金板六嶷

注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 朱氏琦曰今書十作一案

王制疏曰尚書大傳云以兵屬于得專征伐者賜弓矢則尚

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此注亦作盧弓十弓十即
矢千矣是唐時尙書李善與孔穎達所見本並同不知今本
何以誤作一與百也

學劉公幹體

注神農本草 案本草漢藝文志不著錄王伯厚藝文志攷云
梁七錄神農本草三卷陶宏景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

代君子有所思

蟻壤漏山河 五臣河作阿濟注可證孔融臨終詩云河潰蟻
孔端山壤由猿穴

注變出無聞 聞當作聞各本皆誤

注張叔及論曰 叔及當作升反胡公考異曰張升字彥真范
蔚宗書有傳在文苑前魏都賦後與山巨源絕交書注皆引

反論不誤可證也左傳疏所引賓爵下草云云今本或作皮
皆反之譌

范彥龍傲古

朝馳左賢陣 五臣馳作驅良注可證下馳馬遵淮泗同
或失道又乃我者自失道 陳校或改惑各本皆誤者字不
當有今漢書無各本皆衍

江文通雜體詩

注雜體詩序曰 至亦無乖商榷 此節錄本詩之序也六臣本
題下有并序二字遂從江集全錄作正文似非昭明之舊

古離別 六臣本作古別離校云善作離別

君在天一涯 六臣本及玉臺新詠並作君子在天涯

妾身長別離 玉臺新詠長作久毛本誤作常

結髮不相見 五臣髮作友銑注同心之友

注虞義送別詩曰 陳校義改義是也各本皆誤

紈扇如圓月 玉臺新詠紈作綾圓作團

竊愁涼風至 玉臺新詠愁作悲毛本誤作恐

零落在中路 藝文類聚引在作委

秋蘭被幽涯 五臣涯作崖翰注可證

為我吹參差 王逸楚辭注云參差洞簫也

淵魚猶伏浦 注淵魚鱗魚也 五臣浦作涌濟注可證六臣本

鱗作鱣是也汪氏師韓曰淵魚出聽改為伏浦則意晦矣

從容冰井臺 注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 按鄴中記言

冰井臺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攷周

禮凌人掌冰三其凌鄭注凌冰室也經又曰秋刷鄭眾曰刷

除冰室將更納新冰也未聞為游觀之所且左氏昭四年傳

申豐論藏冰云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是也亦不當

在宮殿之內阿瞞所作後世未聞效之者

團圓霜露色 六臣本圓作團

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 汪氏師韓曰以羽翼說樹亦湊韻

注人心罔結 罔當作固六臣本作同亦誤

王侍中懷德 銑注謂懷魏武帝之德也

嚴風吹若莖 注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 五臣若作枯向注

可證汪氏師韓曰注以若莖為若木斯可笑矣如作杜若之

若亦未遂率爾也

去鄉三十載 六臣本三作二是也胡公攷異曰仲宣以初平

西遷後之荊州至建安十三年劉琮以荊州降垂二十年故

云爾注引去鄉三十載但取語意相同為證或因此改正文
作三遂與仲宣去鄉年數不符

雲羅更四陳 此句不知所指注亦未明

注 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
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青翔
而不下 今呂氏春秋重言篇青皆作蜻高誘注曰蜻蜻蜓小

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引亦作蜻

注 蜩與鷲鳩笑之 六臣本鷲作鷲下同是也胡公攷異曰按

莊子有兩本一作鷲一作鷲並見釋文此引以注正文鷲斯
作鷲為是又按下注引詠懷詩鷲斯飛桑榆云云是嗣宗讀
莊子從鷲文通擬之亦然無可疑也

飄飄可終年 今本江醴陵集年作極

注 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 逍遙可終

生句見阮步兵本集詠懷第三十六首其蕩漾焉可能句下

王徵君養病詩注引亦同然集中所無惟詠懷第三十七首
有蕩漾焉能排句

秋月照簾籠 五臣照作映良注可證玉臺新詠亦作映六臣

本毛本籠作櫳是也

玉臺生網絲 注 西有玉臺 何曰玉臺似謂鏡臺

庭樹發紅彩 玉臺新詠庭作夜誤

延佇整綾綺 玉臺新詠作羅綺為君整

潘黃門述哀 尤本作悼亡此尤誤改也後擬郭璞遊仙詩注

云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可證

注 楚詩曰青春爰謝 何校詩改詞陳同胡公攷異曰爰當作

受各本皆誤

爾無帝女靈注宋玉集云按此所引與高唐賦字句少異琴

賦紹陵陽注引宋玉對問云云謂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

所用而引之蓋文選所載對問無陵陽字故引集為證此因

所載高唐賦無帝女字故亦須引集也襄陽耆舊傳引亦有

帝女字詳見高唐賦注

徘徊泣松銘汪氏師韓曰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相連則

詞不貫

儲后降嘉命銑注機為太子洗馬

馳馬遵淮泗六臣本馳作驅是也按李亦當作驅注引驅馬

悠悠可證馳但傳寫誤

徂没多拱木五臣没作役可證

梅生隱市門此與下飛蓋東都門韻複學林云文選古詩蟋

蟀傷局促又曰弦急知柱促曹子建美女珊瑚間木難又曰

求賢良獨難王仲宣從軍帶甲千萬人又曰誠愧伐檀人陸

士衡擬古詩思君徽與音又曰歸雲難寄音豫章行遙望高

山陰又曰日昃無停陰阮嗣宗詠懷馨折忘所歸又曰中路

將安歸謝靈運述祖德詩展季救魯人又曰厲志故絕人南

園詩由來事不同又曰妙善異皆同初去郡詩豈足稱達生

又曰薄遊似邠生知古人詩自有此體格杜子美如此類甚

多韓退之白樂天元微之皆有不可具舉也

何用苦心魂六臣本用作為

注人生惡死何謂苦也余校惡改要也改心

注實河海源也當作實惟河源也各本所校改並誤

水鶴巢層費注巢層費未詳汪氏師韓曰此不過謂水鳥入

居人室也不必有所本案漢五行志昭帝時有鵝鵠或曰禿

鶯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為水鳥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

妖水鳥集於國中似可為證

有奔興春節六臣本奔作渾

變變涼葉奪變變蓋與析析同前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云析析就衰林是也說文奪部奪手持佳失之也段曰凡手

中遺落物當依此字今乃用脫而以奪為爭攸字相承久矣

按孟子勿奪其時荀子注作勿失其時是奪與失同又史記

陳涉世家索隱云奪即脫也

青苔日夜黃五臣苔作苔良注草梢可證

注說文曰芳艸草木華盛貌芳字因正文衍今說文盛作垂

注陽九曰胡公攷異曰九下當有厄字曰當作曰

注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尤本之誤作曰按會上當有百

六之三字此所引孟康注各本皆脫

注郭璞山海經曰橫塞也六臣本尤本經下並有注字本書

海賦注左太冲招隱詩注引並同而今山海經注無此文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翰注秦姚宏所據趙石勒所據幽

州段匹磾所據并州劉琨所領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喻威

武之盛何曰成都王穎據鄴河間王承據關中皆王室懿親

故謂之值薄蝕

投袂既憤懣五臣懣作滿良注可證

時哉苟有會尤本哉誤作或

姻媾久不虛六臣本虛作虧

注 馮衍顯志序曰 志下當有賦字各本皆脫

羈旅去舊鄉 六臣本去作素鄉作京

感遇喻琴瑟 五臣喻作踰銑注可證

隱淪駐精魄 汪氏師韓曰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

之精魄即郭璞語也然奏成一句未免乖隔

張廷尉 六臣本校云張五臣作孫按作孫是也胡公攷異曰

攷此三十首善於其人之不見選中者必為之注如許徵君

休上人是也其劉琨郭璞稱贈官亦必為之注善例精密乃

爾倘果別有張廷尉綽不當反不注可見善自作孫因遊天

台山賦下注其尋轉廷尉卿訖故不須注也

注 於身無窮 又若其可折 陳曰於當作終各本皆誤此所引

天下篇文折當作析下同

角里先生 六臣本角作角非也胡公攷異曰角是用非廣

韻一屋云角里先生漢書四皓又音覺可見宋時尚別無角

字前入華子崗詩注載山居圖作祿史記索隱引孔安國秘

記亦作祿祿角古字通今漢書索隱等書每為人改成角隸

釋四皓神祚机字影宋本作角極其明畫近亦改角矣

傳火乃薪草 汪氏師韓曰此用莊子為薪火傳之語而草字

奏韻

注 見一丈夫 何校夫改人各本皆誤此所引天地篇文

注 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 又曰當作列子曰

注 時人皆欽愛之 六臣本人下有士字是也

注 又何怨乎 論語義疏本與此同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

夷傳索隱引亦並有乎字

注動於靜故萬物離竝動作 何校動下添起字離改雖陳同是也各本皆有脫誤

注韓詩曰歲聿其暮 案韓詩暮作莫說見前

陶徵君田居 此詩列於陶集歸田之末遯齋閒覽辨之

石壁映初晰 汪氏師韓曰初晰即初陽之謂故以對晨霞然

無解於趁韻

注莫與智者論 莫當作冀

注毛詩曰作為楚室 今詩為作于

重陽集清氣 六臣本氣作氛是也此傳寫誤何校氛疑作都

蓋因注有清都也

注說文曰箴雜字如此 長笛賦注引雜作倅說詳彼

測恩躋踰逸 陳校踰作愉誤六臣本校語皆有誤

榮重餽兼金 六臣本作承榮重兼金是也此傳寫誤

巡華過盈瑱 何曰巡華未詳汪氏師韓曰以盈尺之玉為盈

瑱亦趁韻耳

注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 文字當作苑字

方慙綠水薦 注手會淥水已見上文 何校綠改淥注淥水下

添之趣高誘注曰淥水古詩也十一字毛本手作牙

注獻康樂詩曰 獻上當有謝惠連三字各本皆脫

茗亭南樓期 六臣本茗作茗是也胡公攷異曰此即西京賦

所謂狀亭亭以茗茗彼注云高貌也蓋單言之則曰茗亭重

言之則曰茗茗亭亭字義全同故不煩更注也

子襟怨勿往 注毛詩曰青青子襟 今詩子衿襟作衿惟青衿

序釋文云衿本亦作襟王伯厚詩攷云衿石經作衿也

子曰子路無宿諾 子曰二字衍

注 孔安國尚書曰 六臣本書下當有傳字各本皆脫

注 又酬謝惠連詩曰 六臣本無謝字是也

注 王徵君微 六臣本微作徽說見前

注 說文曰晦盡也 今說文晦日盡也

注 鍊藥矚虛幌 鍊當作練 注 引說文鍊謂與練通可證

注 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窻也 又當作文字二字各本皆誤隋

書經籍志文字集畧六卷阮孝緒撰七命注亦引此正作文

字陳校萌改明是也亦七命注引可證

注 敬恭明祀 祀當作神說詳東京賦各本皆誤

注 毗謠響玉律 案毗當作萌蓋五臣作毗翰注可證善自作萌

前後屢見說詳前長楊賦遐萌注

注 觀北湖田牧詩曰 何校牧作收陳同各本皆誤

徙樂逗江陰 五臣樂作藥是也按下有丹泉術紫芳心云云

則作徙藥為是注中行樂亦當是行藥之誤本書鮑明遠行

藥至城東橋可證此但傳寫誤耳

注 說文曰溥水傍深也 今說文無水字尤本亦無

注 郭璞曰蒼蒼昏冥也 蒼蒼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休上人別怨 六臣本別怨作怨別是也余曰摩訶般若經何

者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

人又十誦律人有四種一麓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注 道學傳曰 汪氏師韓曰馬樞有道學傳

悵望陽雲臺 陳校陽雲作雲陽玉臺新詠亦作雲陽紀文達

公曰史記司馬相如傳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注雲夢中

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則作陽雲者誤中
注記遠念以興波何校以改於按此所引不切

八又十篇齊人齊四辭一齊人一齊人三中間人四十八
齊人上八物言齊辭一齊人四辭一齊人四辭一齊人四辭
六百本限然非然限限且出余曰氣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今始又無水字此本亦無

文選考證卷第二十七

長樂梁章鉅撰

卷三十二 離騷經一首

離騷經 漢書賈誼傳云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地理志亦云屈
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是當時本無經名離騷
經之名實始於王叔師注離者別也騷者愁也經者徑也言
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云云則竟似屈
子自題經字矣顏師古曰離遭也憂勤曰騷遭憂而作此辭
項氏家說引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遠者距違
韋注騷愁也離畔也王伯厚謂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
騷皆楚言是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朱子楚辭集注曰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

也裔者衣裙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案左氏昭二十九年傳注元孫之後稱苗裔太元經小人積非至於苗裔史記秦本紀云顓頊之苗裔當即原本此句也李氏光地曰不近稱熊繹而遠溯高陽亦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

注為客卿因王逸楚辭注因下有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

同祖共出顓頊十六字各本皆脫

朕皇考曰伯庸洪氏慶善補注云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

共之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石林燕語云禮王制皇考者曾祖之稱而此以皇考為父

攝提貞于孟陬兮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朱子曰攝提星名隨

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陬隅也正月為陬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龔氏景瀚離騷箋云朱子說攝

提本漢書天文志詳其文義似此句專言寅月矣不應反遺生年當從王注姜氏皋曰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向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索隱引元命包云攝提之為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是攝提三星逐斗杓所指不專在寅不必如爾雅所云竊謂孟陬者祇是孟春陬月而已

惟庚寅吾以降注降下也按降玉篇古巷切又下江切陳氏

第屈宋古音義云音洪江氏永古韻標準作戶工反引詩草蟲出車旱麓鳧鷖用韻為證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五臣覽作鑒無于字銑注可證楚辭本亦無于字按本書潘安仁西征賦皇鑒揆余之忠誠沈休文和謝宣城詩揆余發皇鑒注並引楚辭知古本應作鑒也

肇錫余以嘉名又字余曰靈均屠氏本峻楚詞協韻名讀彌延反均讀居員反顧氏炎武曰真諄臻不與耕清青相通然離騷以各從均讀卜居以耕各生清楹從身讀九辨以清平生聲鳴征成從人讀也秦漢之書亦時有之姜氏皋曰李注均調也是即韻字說見前名古命字見史記天官書然則此二句作去聲讀亦可

注靈神也徐氏文靖管城碩記曰尚書盤庚弔由靈孔安國傳曰弔至靈善孔穎達疏云弔至靈善皆釋詁文伯庸字其子當訓善不當以神靈稱之又重之以脩能注脩遠也龔氏景瀚曰脩從肉說文曰脯也修從彡說文曰飾也玉篇治也古字多通用此脩字當與大學脩身同作脩飾脩治訓下文脩名好脩義並同此王叔師

訓為遠朱子又訓為長俱非又按屈宋古音義云能音泥佩音皮古韻標準云能奴怡切佩蒲味切平與去為韻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張氏雲璈曰史記漢書子虛賦江離皆不從艸楚辭章句亦然離騷草木疏同困學紀聞十七云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為麋蕪古今注以為芍藥朱氏珣曰廣雅云學夷芍藥也學夷即留夷學留聲之轉即此文所稱畦留夷者是也恐不得因江離字或不以艸遂以芍藥之名將離者當之

注辟為幽也為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應據楚辭注刪紉秋蘭以為佩尤本紉作紐六臣本校云逸作紐五臣作紉下豈紉夫蕙蔭校語同胡公攷異曰楚辭作紉載舊音女陳

反洪興祖補注女鄰切又下文矯菌桂以紉蕙兮各本盡作
紉蓋紐但傳寫訛耳

朝寧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徐氏文靖曰神農本草立

春之日木蘭先生別錄曰杜蘭本經曰林蘭廣雅木蘭似桂

皮辛可食也宿莽離騷草木疏云山海經之莽草王叔師以

意言之云草冬生不死楚人名曰宿莽非也攷方言薺莽草

也東越揚州之間曰薺南楚曰莽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郭

注云宿莽也南越志卷施江淮間謂之宿莽朱氏瑋曰廣雅

木欄桂欄也欄與蘭同無似桂皮辛可食之語惟史記集解

引郭璞云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李氏光地曰木蘭去皮不死

則德之彌貞宿莽經冬不枯則才能之彌茂也

注美人謂懷王也 張氏雲璈曰此美人是自喻

不撫壯而棄穢兮 六臣本無不字

何不改此度也 六臣本改下有其字無也字楚辭本作何不

改乎此度洪本作何不以此度

乘騏驥以馳騁兮 六臣本乘作策

昔三后之純粹兮 注謂禹湯文王也 朱子曰三后若果如舊

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注而有聲名之稱者 尤本聲名作聲明按當作聖明楚辭注

可證

注菌蕙也葉曰蕙根曰薰 張氏雲璈曰注意似菌桂即蕙殊

未明了今按離騷草木疏云本草有菌桂正圓如竹其字當

從竹陳藏器謂本草菌桂本作筒桂後人誤書為箇耳九歎

之菌若九懷之菌閣皆以菌自為一物七諫飲菌若之朝露

兮結桂木而為室且以菌與桂上下句分使王注薰草良是然不當以葉為蕙王度記云諸侯鬯酒以薰大夫以蘭芝則薰草之貴在蘭芝之上蕙則下之蕙蔴是也

蕙蔴皆香草也按山海經天帝之山下多菅蕙又升山其草多諸蕙蕙郭注云蕙香草蘭屬黃氏庭堅曰一幹一花者蘭

一幹數花者蕙吳氏仁傑曰蕙與薰葉本非一種蘭蕙蓋畧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為別耳洪氏慶善曰蔴白芷一名芳香

吳氏謂芳草固多異名白芷一物而離騷異其名者四曰芷曰芳曰蔴曰葍是也

注以脩用天地之道何校脩改循楚辭注正作循何桀紂之昌披兮楚辭本昌作猖按注衣不帶義則當作褻

廣韻玉篇可證

惟黨人之偷樂兮注黨朋也注六臣本惟下有夫字孫氏志祖

曰下文惟此黨人其獨異註黨鄉黨謂楚國也又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注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不應此處互異

險隘諭傾危也注陳云諭喻誤胡公攷異曰諭諭通用袁本皆作諭茶陵本皆作喻楚辭注亦喻諭錯出

注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朱氏琦曰今詩先後在上聿作曰詩見覲曰消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曰俱作聿則此

注當亦引韓詩也奔走今詩走作奏釋文云本亦作走注荃香草也按朱子集註荃與蓀同徐氏文靖曰漢書江都

王建傳荃葛珠璣服虔曰荃音蓀是也然說文荃芥脆蓀香草是二字音同而義別

反信讒而齊怒注齊疾也齊應依楚辭作齋龔氏景瀚曰說

文齋炊舖疾也玉篇炊釜也王注但訓為疾義似未盡蓋其

中有物而氣不可遏怒之畜於心者深而見於色者也

注 審審忠言貌易曰王臣審審 楚辭注言作貞今周易作蹇

蹇朱子曰審審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

故出之不易如審吃然也按玉篇審難也吃也則朱訓為本

義其曰忠貞者以意起義耳後漢書朱暉傳進無審審之志

注云審與蹇同 指九天以為正兮 林先生曰淮南子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

北變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

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然此九天只宜作九重天解天問所謂圜則九重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 楚辭注有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十字

洪曰成言誠信之言一成而不可易也九章作誠言又曰一

本此句上有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語然王注

至下文羌內恕已句始釋羌義則此二語疑後人所增耳

余既不難離別兮 六臣本難下有夫字 傷靈修之數化

何曰化與訛同數訛屢訛其路也

注 十二畝為畹 洪補注引說文田三十畝為畹

注 二百四十步為畝 洪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

二百四十步為畝九畹多於百畝是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

貴蘭之意

畦留夷與揭車兮 五臣揭作藹良注可證

注 五十畝為畦 姜氏皋曰二十五畝為小畦五十畝為大畦

見劉熙孟子注

注揭車亦芳草一名芻輿 臧氏琳曰爾疋釋草藹車芻輿郭

注藹車香草見離騷釋文車音居本多無此字輿或作藹音

餘說文藹芻輿也从草藹聲芻輿也从草芻聲然則說文

以藹為芻輿不名藹車也陸氏已云本多無車字知古本爾

雅作藹芻輿與說文正合郭景純因離騷謂之揭車故援以

證之朱氏琿曰上林賦揭車衡蘭則稱揭車亦是

雜杜蘅與芳芷 離騷蘅作衡是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 五臣峻作稜向注可證

憑不厭乎求索 注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 憑與馮同方言馮

怒也楚曰憑郭璞注馮恚盛貌昭五年左傳震雷馮怒杜預

注馮盛也本書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注憑噫氣滿貌皆可

互證洪曰書序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各興心而嫉妬 六臣本興誤作與

夕淪秋菊之落英 洪曰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

其材之落也吳氏斗南曰落非隕落也爾雅釋詁訓落為始

落英云者謂始華之時爾

注言吞陰陽之精蘖 洪本無言字陰陽作正陰是也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洪曰信姱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

意冀氏景瀚曰玉篇姱奢貌洪訓為好當兼此義始備

擊木根以結蔭兮 六臣本校云擊五臣作擊

貫薜荔之落蘂 屈宋古音義云蘂音里

注胡繩香草也 姜氏皋曰離騷草木疏謂胡為葦菜繩為繩

毒是以胡作胡今人謂胡為大蒜繩毒即廣雅之因塵而方

氏通雅又以胡繩為上林賦之結縷疑皆非

謬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五臣謬作蹇時作世向注

可證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姚氏第曰二句疑誤倒蓋

涕與下替為韻齊東野語已有此說按人當作民據注哀念

眾女嫉余之蛾眉兮尤本蛾作娥按六臣本及楚辭並作蛾

應從之謠詠謂余以善淫六臣本以作之張氏雲璈曰方言楚南謂

怨為詠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元槩本毛本無吾字楚辭本有

鷲鳥之不羣兮六臣本無之字忍尤而攘詬注攘除也本何曰攘取也楚辭本詬作詢

悔相道之不察兮六臣本校云王逸無兮字非也楚辭本有

注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楚辭本及

作乃反迷已作及已迷是也各本皆誤

退將復脩吾初服六臣本無復字

余獨好脩以為常常當作恒與懲為韻此避漢諱改

豈余心之可懲五臣可作何銑注可證

女嬃之嬋媛兮洪曰說文嬃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

女曰嬃水經注引袁山松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

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

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女嬃之意欲原為

甯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張氏雲璈曰楚辭集解云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朱氏綬曰以下文眾

不可戶說觀之則女嬃自宜以黨人解之若內被姊詈不得歸之於眾也

申申其詈予 六臣本詈作罵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 六臣本亡作方校云王逸作之

終然天乎羽之野 五臣羽下有山字濟注可證

汝何博謔而好脩兮 五臣謔作蹇向注可證

注 蕢蒺藜也葇王芻也施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蕢又曰終朝采

葇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 姜氏皋曰蕢詩作茨爾雅亦作

茨蒺藜也然此茨字疑作眾多解詩如茨如梁傳茨積也廣

雅釋詁三亦釋茨為聚是也聚積葇蒺藜故下云盈室也終朝

采葇詩作綠綠王芻也綠竹猗猗傳同離騷草木疏引郭璞

曰葇葇也今呼鴨脚莎然綠竹美衛武公之德采綠有思其

君子之心似非惡草蒺藜泉耳也管城碩記以為卽卷施宿莽
離騷思美人篇云嘉長洲之宿莽吾誰與玩此芳草山海經
圖贊曰菴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則亦不得
為惡草惟二者皆非香草故云

孰云察余之中情 龔氏景瀚曰此當亦女嬃之言余指屈原
也下莞獨而不予聽此予字乃女嬃自稱

依前聖之節中兮 楚辭本之作以
注 重華舜名也 洪曰先儒以重華為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

曰虞舜與帝之浴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與堯為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

不稱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為號伊尹稱尹
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辭屢言堯舜

禹湯今辨於此云

注九辨九歌禹樂也林先生曰此因尚書九歌而臆度之耳

翁先生曰按山海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璞注皆天帝樂名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此事雖恂恍然必有所本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亦正用此此篇末奏九歌而舞韶句亦當如此解

夏康娛以自縱姚氏鼐曰啓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與澆並斥為康娛王逸誤以夏康連讀為太康偽作古文遂有太康尸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翁先生曰今墨子非樂篇引武觀作啓子淫濫康樂姚說即指為啓未知何據然康娛二字下凡再見又下句圖後二字似亦當就啓

說為順姚說未為無見矣朱氏琦曰今本墨子啓子之子有誤作乃者故姚說云然然啓之敬承禹道見於孟子豈不足信今所傳墨子訛脫最多姚氏遠以其誤字為準非也如果屬啓則上句已言啓此句又以夏字代啓殊非文義似仍從舊說為妥姜氏皋曰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儻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郭注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舞也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注嬪婦也言獻美女于天帝九辨九歌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易歸藏云昔者夏后啓筮享神于晉之虛作為璿臺于水之陽是古之于啓恒有荒唐之說淫佚康樂或非無因啓改開金石文字記曰漢避景帝諱今登封縣有開母廟石闕銘

五子用失乎家巷 朱子注云衙音巷是朱子所見本巷作衙也今各本皆作巷玉篇衙胡絳切陸氏爾雅音義衙戶絳切是衙與巷本一字按王注家居間巷失尊位云云恐於情勢不合自左傳有羿代夏政號帝夷羿之語孔安國皇甫謐並謂羿距太康遂廢之而立仲康金履祥通鑑前編云太康雖為羿所距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考夏都安邑在河北為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羿因得據夏之故都故曰失乎家巷豈得謂家居間巷乎後泥澆濟惡夏乃中絕少康繼起史乃以中興歸之耳王注又謂太康更作淫聲洪補注以為無據按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萬舞弈弈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云云此可與王注相證先儒以五觀為即武觀亦即

夏書之五子國語楚語以五觀與朱均管蔡並舉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兄弟也觀洛汭之地王符潛夫論五德志云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水經淇水注云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竹書紀年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武觀以西河叛注武觀五觀也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亂遂凶厥國漢書人表遂列五觀于下中合諸書考之似皆謂五子封觀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與夏書不合蓋周秦時相傳有此說屈子失家巷語意似亦本此至馮景解春集調子者有親之稱五子者太康之子明是太康子故離騷言圖後此說甚新而無左證若淮南子序離騷以五子失家巷為伍子胥事蓋誤

注羿諸侯也 洪曰說文羿帝嚳時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

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

善射之號此羿夏時有窮后也按說文羽部羿亦古諸侯也

一曰射師从羽开聲又弓部彗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

开聲論語曰彗善射又邑部窳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

注使家臣眾逢蒙 楚辭注無眾字胡公攷異曰各本皆衍謹

案襄四年左氏傳云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

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是家眾者佐寒泥殺羿者

也似仍宜存眾字

乃遂焉而逢殃 龔氏景瀚曰玉篇遂安也遂焉者任其性而

不改亦縱欲之意

后辛之菹醢兮 洪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

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曰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注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 六臣本無絕字楚辭本注有

湯禹嚴而祇敬兮 六臣本嚴作儼楚辭亦作嚴洪本作儼下

文湯禹儼而求合兮楚辭本作儼互異

脩繩墨而不頗 六臣本脩作循按王注循用先聖法度則作

循為是尤本頗作陂按楚辭作頗應從之注同王注引易原

不必同今本也朱氏瑋曰陂與頗音義可通而字則異書作

頗易自作陂易釋文云陂彼偽反又破河反雖兼取頗音而

不云一作頗唐元宗詔改洪範頗字為陂改書未改易也其

原詔載冊府元龜中明引周易无平不陂又引釋文云陂字

亦有頗音可知易之陂古無作頗者本書思元賦行頗僻而

獲志兮注頗傾也蕭該音本作陂布義切下亦引易无平不陂若易果作頗則注於頗傾也之下即可引易何必以蕭音為證乎楚辭注本非王逸之舊不得轉據以改文選也

注有道德之者何校之改人陳同然楚辭本無之字

覽余初其猶未悔注龔氏景瀚曰初初度也所謂昭質未虧也攬茹蕙以掩涕兮注茹柔爽也六臣本攬作擊玉篇茹柔也

注此是古訓濟注以茹為香吳仁傑亦以為香艸並當缺疑衣皆謂之襟楚辭注皆作皆是也各本皆誤胡公攷異曰

此出爾雅釋器考釋文皆才細反又子移反不得作皆詩鄭風正義引作皆其誤正與此同

注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楚辭注已下有上字與下無天字是也各本皆誤

注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毛本曉誤作的又脫

得字精誤作情真誤作其應依六臣本改駟玉蚪以乘鷺兮注溘埃風余上征本書吳都賦注謝元暉在

郡臥病詩注江文通擬張黃門詩注引溘埃風並作溢颶風吳都賦注作兮上征謝詩注作而上征惟思元賦注同此方

氏苞曰此下雖假託荒遠之詞而按之各有喻義駟蚪乘鷺喻已之才美可用也埃風上征喻已為同姓親臣義不可以

苟止也原既疎之後尙未與君絕故使齊反復諫釋張儀注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閭闔之中六臣本作神山也

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十七字與楚辭注合是也注乃維上天六臣本作雖乃通天按楚辭注作維絕通天此

亦尤本據今本淮南天文訓校改恐非是

路曼曼其脩遠兮 五臣曼曼作漫漫濟注可證

注淮南子言日出暘谷 楚辭注暘作湯是也此誤說詳前

折若木以拂日兮 洪曰山海經南海之內墨水之間有木名

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

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蓋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

若木歟

聊須臾以相羊 五臣須臾作逍遙向注可證楚辭本同玉篇

引作儻佯張氏雲璈曰漢書禮樂志神掩留臨須搖晉灼曰

須搖須臾也搖蓋臾之轉聲須亦轉而為逍

雷師告余以未具 六臣本余作我

時曖曖其將罷兮 六臣本罷作疲

注女以喻臣 徐氏文靖曰集註女神女蓋以此賢君於此又

無所遇故下欲遊春宮求慮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
意然哀高邱之無女哀所遭之寡偶也當是孟子願為有室
願為有家之意

注皆出于仁 楚辭本仁下衍義字尤本作皆出仁義亦非

注豐隆雲師 本書思元賦豐隆舊注雷公也下文雲師舊注

兩師也李注云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

豐隆為雷也徐氏文靖引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昆侖之邱

以觀黃帝之宮而豐豐隆之葬郭璞曰豐隆筮御雲得大壯

遂為雷師張氏雲璈引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許慎注

雷師然則或以為雲或以為雷說固無定也

求宓妃之所在 注宓妃神女也 姚氏彙曰宓妃者蓋后羿之

妻天間所謂妻彼洛濱者是也言方令蹇修為理彼乃難於

遷而歸我而反適無道之羿相從於驕傲無禮何足顧耶下
言歸次窮石窮石是羿國羿自鉏歸於窮石也朱氏珣曰王
注宓妃神女也下蹇脩伏羲氏之臣也古伏與宓通是宓妃
為伏羲氏女無緣為夏后羿之妻注於下文窮石不引左傳
而引淮南蓋以窮石非羿國正極有斟酌姚說疑非

吾令蹇修以為理朱子集注謂為媒者以通詞理也浩然齋
雅談云下文理弱而媒拙朱元晦以為恐道理弱似與前說
異按九章云令薛荔以為理又云因芙蓉以為媒亦以媒理
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復何疑焉

注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 姜氏皋曰按弱水至于合黎史記
索隱引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正義引括地志
云蘭門山一名合黎山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然

未聞以是為有窮國者此處似宜引襄四年左氏傳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為注尤的

朝濯髮乎消槃 五臣槃作盤銑注可證楚辭本亦作盤

注來去相棄 楚辭注來下有違字洪本作來復棄去

周流乎天余乃下 六臣本乎天作天乎誤

注偃蹇高貌 尤本貌作意誤

注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 今呂氏

春秋音初篇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

鼓與此小異然簡狄聖母此事似不可信或指少女建疵歟

淮南子墜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

注鳩惡鳥也明有毒 楚辭本惡鳥作運日明作羽是也廣志

云運目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目雌名陰諧以

其毛歷飲卮則殺人淮南言運目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

注受禮遺將 楚辭本將下有行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六臣本集作進洪曰集一作進皆誤

注少康留止有虞 是不欲遠去貌 楚辭本少康上有幸若

注二字貌作意是也各本皆有脫誤

注懷襄二世不明 六臣本世作葉

注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 六臣本洪本既下有以字楚辭

注本無困學記聞十七云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

注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

注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六臣本忍下有而字

注索瓊茅以筵筭兮 龐氏元英文昌雜錄云余昔見荆湘人家

多以草竹爲卜按楚詞索瓊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注瓊茅靈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筭

曰勉遠逝而無疑兮 六臣本無下有狐字楚辭本洪本並有

注云一無狐字案有者是也下文心猶豫而狐疑卽其證

注艾白蒿也 洪曰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吳氏仁傑曰艾

蒿與白蒿不同白蒿詩所謂繁也詩有采繁有采艾本草有

白蒿條又出艾綠條嘉祐圖經云艾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

而葉皆白又云白蒿葉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眾蒿頗

似細艾是艾與白蒿相似耳便以艾爲白蒿則誤矣

注覽察草木其獨未得兮 六臣本獨作猶楚辭本亦作猶

蘇糞壤以充幃兮 倚覺寮雜記云張平子思元賦縞幽蘭李

注說文曰繫幃曰縞爾雅婦人之幃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

曰韓在女曰縞也

注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 說文巫祝也古者巫咸初
作巫史記天官書亦曰伊陟贊巫咸巫祝之興自此始按尙
書疏曰咸賢父子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蓋因咸氏巫後世
便以咸為巫祝而困學紀聞十載莊子逸篇言黃帝立巫咸
路史後紀三言神農使巫咸巫陽主筮郭璞巫咸山賦序文
言巫咸以鴻術為堯醫時代對互遂無可稽至山海經海外
西經稱有巫咸國大荒西經有十巫海內北經有六巫尤荒
誕不足據惟莊子應帝王篇云鄭有神巫季咸列子黃帝篇
亦云神巫季咸自齊來處鄭能言人死生壽夭屈子所言當
即指此王注亦沿訛而不辨耳
注 糈精米 尤本米誤作美

注 當去尤吉善也 楚辭注尤作就是也各本皆誤

擊皐絲而能調 五臣皐作咎良注可證案王注亦作咎是也

困學紀聞六引列女傳皐或作罍

注 力能調和陰陽 楚辭注力作乃是也各本皆誤

何必用夫行媒 六臣本何上有又字楚辭本洪本並同

注 言臣能中心常好善 六臣本臣作誠是也毛本常誤作苟

說操築於傅巖兮 洪引史記徐廣曰尸子傅巖在北海之州

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姜氏皐曰水經注河水又

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俗名

之聖人窟又曰傅說備隱止息於此也陳氏逢衡竹書紀年

集證云說命之築當訓居謂築居於此巖也據水經所云則

說築傅巖為棲息之義益信矣

呂望之鼓刀兮 洪引戰國策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

屠淮南子太公之鼓刀注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又引

天問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時亦猶其未央 六臣本其作而楚辭本作其

恐鷓鴣之先鳴兮 楚辭本鷓作鷓洪本亦作鷓云鷓一作鷓

王氏引之曰鷓鴣一作鷓鴣一作鷓鴣楚辭離騷恐鷓鴣之

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注鷓鴣一名買鶴常以春分

鳴反騷徒恐鷓鴣之將鳴兮服虔曰鷓鴣一名鷓伯勞也順

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謬也見文選思案服

意蓋謂春分之時眾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為五月

始鳴之鷓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為之不芳也今按離騷言此

者以為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

假設為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鳥獸鳴以號羣兮草

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

使百草為之不芳 六臣本使下有夫字無為字楚辭本有夫

字為字洪本亦有

今直為此蕭艾也 六臣本無蕭字也字蓋誤

余以蘭為可恃兮 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 洪引史記懷王

稚子子蘭林先生曰史記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

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王注誤

苟得引乎眾芳 楚辭本引作列

注楚大夫子椒也 洪曰漢書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按子椒

不為令尹漢書誤也新序節士篇作司馬子椒

椒專佞以慢諂兮椒又欲充其佩幃 朱子曰椒茱萸也幃盛

香之囊也椒芳烈之物而今變為邪佞茱萸固為臭物而欲
滿於香囊也徐氏文靖曰禮內則三牲用藪鄭氏曰藪煎茱
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檄郭璞曰檄似茱萸而小赤
色三牲所用漢律所獻以檄為香物故也晉孫楚賦有茱萸
之嘉木茱萸豈臭物乎椒既謾諛檄欲充幃總比羣小之競
進非在香臭之分也

注檄茱萸也 案說文檄似茱萸出淮南爾雅郭注檄似茱萸
而小是皆以二者微異廣雅則謂檄即茱萸唐風椒聊篇正
義引李巡亦云檄茱萸也皆以為一物矣

注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 徐氏文靖曰按楚辭辨證云屈
子於蘭芷不芳之後更嘆其化為惡物而揭車江離亦以次
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為實有是人而以椒

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
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因之又譌為司馬子蘭
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
覺其非者然後漢孔融曰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豈亦妄為
是言哉雖然騷以香草喻君子雜卉喻小人非必定為椒蘭
而發而要其人則實也

固時俗之從流兮 五臣從流作流從銑注流行相從

又况揭車與江離 胡公攷異曰離當作離上扈江離無廿不

當歧異楚辭皆作離洪調文選作離指五臣耳

注此誠可貴茲 六臣本茲作重是也此尤本誤

芬至今猶未沫 六臣本芬字重恐誤

注言已所行芬芳誠難虧歎 元槩本難作歎毛本脫誠難二

字或又誤移此二字為下句正文

注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

之六臣本無此二十四字尤本據楚辭注添

遭吾道夫崑崙兮注遭轉也徐氏文靖曰易屯如遭如王弼

曰正道未行困於侵害故屯遭也此所云遭吾道者蓋亦迤

遭之意朱氏珣曰湘君篇亦云遭吾道兮洞庭與此文法正

同彼處不得有屯遭之意徐說非是仍宜從舊注說

揚雲霓之晻藹兮六臣本揚下有志字誤也

鳳凰翼其承旂兮六臣本翼作紛誤元槩本承作乘

騰眾車使徑待方氏苞曰待當作持周官旅賁氏車止則持

輪案方說非也待與期正是韻方不知古音耳

指西海以為期方氏苞曰崑崙西極流沙赤水西皇不周西

海皆以西為言何也蓋日薄西山萬物歸暝原將從彭咸之

所居故託言出遊于此九章指嶓冢之西隈亦此意也其將

進而有為則以遊春官為比東方物所始生也或疑其有意

於仇讐之秦庭過矣

屯余車其千乘兮六臣本無其字

載雲旗之委穆六臣本委穆作逶迤楚辭作委蛇

奏九歌而舞韶兮注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按

九歌非禹樂說見上朱氏珣曰舜禹並舉似不應禹在舜上

釋其語意當是一事蓋韶雖舜樂而禹實成之尙書大傳言

招樂興於大鹿之野下云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又云成禹

之變後又云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四章皆

歌禹之功據此知奏九歌時即為韶樂故周禮亦以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連文非截然分說也

蝮局顧而不行 六臣本無顧字

九歌四首

九歌 五臣注謂九者陽數之極楊氏慎謂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言左儒九諫孫武子言九天九地此豈實數乎楚詞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為一章可笑也按余蕭客謂取蕭韶九成啓九辨九歌之義亦無所據至顧成天又合湘君湘夫人及大司命少司命皆為一章以應九歌之名益無謂矣

東皇太一 濟注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案據此知本卷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四題本在每篇後也向注太一星名祠在楚東以配東

帝徐氏文靖曰春秋元命包云中宮天極星星下一明者太一常居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太一之光合元氣以布斗當是天皇大帝之號也是時楚僭稱王因僭祀昊天上帝故有皇太一之祠祠在楚東故加一東字非以配東帝為東皇也

吉日兮辰良 夢溪筆談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孫氏志祖曰蜀都賦吉日良辰東征賦撰良辰而將行謝靈運九日從宋公詩良辰感聖心盧子諒贈劉琨詩良辰遂往注並引楚辭作吉日兮良辰恐楚辭別本亦有作良辰者案孫說非也楚辭作辰良李注所引亦俱作辰良其有作良辰者後人順正文改轉未知李注自有不順正文之例也且楚辭九歌十一首每首第一句必用韻不得倒轉顯然矣

注必擇吉辰之日 楚辭注辰作良何據改是也各本皆誤

蕙肴蒸兮蘭藉 五臣蒸作烝良注可證洪曰蒸進也烝同

雲中君 楚辭集注云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徐氏文靖

曰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注入雲夢澤中

是雲中一楚之巨藪也雲中君猶湘君耳然史記封禪書晉

巫祠五帝東君雲中索隱即引王逸注又云東君雲中見歸

藏易也

靈連蜷兮既留 洪曰一本靈下有子字

蹇將憺兮壽宮 許氏宗彥曰呂子知接篇蒙衣袂而絕乎壽

宮注壽宮寢室也

注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 楚辭注無言字是也此衍

覽冀州兮有餘 顧氏炎武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

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

極勞心兮憺憺 五臣憺憺作忡忡良注可證

湘君 洪曰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

間俗謂之湘君孫氏鑛曰湘君湘夫人皆汎言湘水之稱不

必求其人以實之顧氏炎武曰遠游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

歌下曰湘靈鼓瑟是二女與湘靈判然為二也案韓昌黎氏

黃陵廟碑正郭璞之誤辯王逸之失且以舜未死於蒼梧二

妃安得有從死沅湘之事篇中立論甚明

望夫君兮歸來 楚辭本六臣本歸並作未按注未肯來之語

則作未是也此恐傳寫誤

吹參差兮誰思 洪曰風俗通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

注屈原思神畧垂 楚辭注垂作畢是也此誤少司命悲莫悲

兮句注亦有此語可證

遭吾道兮洞庭注洞庭太湖也朱氏珩曰吳之震澤別稱太

湖中雖有洞庭兩山不得以為湖名致混於楚之洞庭觀下

望湘夫人篇洞庭波兮木葉下注但以爲湘水波則知此處非

遠及震澤矣太湖或是大湖之誤

承荃橈兮蘭旌楚辭無承字六臣本承作采旌作旗洪曰諸

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采皆後人增是也因王注有

乘舟船之語誤添正文耳

望涪陽兮極浦洪曰今澧州有涪陽浦何曰涪陽者漢之陽

也史記沱涪既道

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注謂女嬃也按此疑指湘君也九歌本

祭神之辭嬋媛亦當作嬋娟解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六臣本余作我

湘夫人洪曰娥皇為正妃故曰君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九歌

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徐氏文靖曰

按帝王世紀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子均徙于

封所故卒葬在焉竹書紀年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涓沈約

注后育娥皇也是更先死何從與女英俱溯湘水耶

登白蘋兮騁望六臣本無登字五臣蘋作蘋良注可證

烏萃兮蘋中楚辭本萃上有何字洪曰一本有何字案此蘋

字五臣亦當作蘋上文登白蘋招魂棗蘋齊葉可證

慌忽兮遠望慌當作荒洪曰荒一作慌忽一作惚

稌何為兮庭中六臣本為作食楚辭作食

播芳椒兮成堂楚辭播作劓洪曰劓古播字本作罔

注 擗折也。六臣本折作析是也。曰六古辭字本折匿。

疏石蘭以為芳。楚辭以作兮六臣本兮以兩有。

芷葺兮荷屋。六臣本葺下有之字。

繚之兮杜衡。六臣本兮下有以字。

疏 葺，葺屋也。荷，屋也。芷，香草也。荷，荷葉也。屋，屋也。繚，纏繞也。杜衡，香草也。

注 六臣本折作析是也。曰六古辭字本折匿。

注 楚辭以作兮六臣本兮以兩有。

注 六臣本葺下有之字。

注 六臣本兮下有以字。

注 六臣本兮下有以字。

注 六臣本兮下有以字。

注 六臣本兮下有以字。

